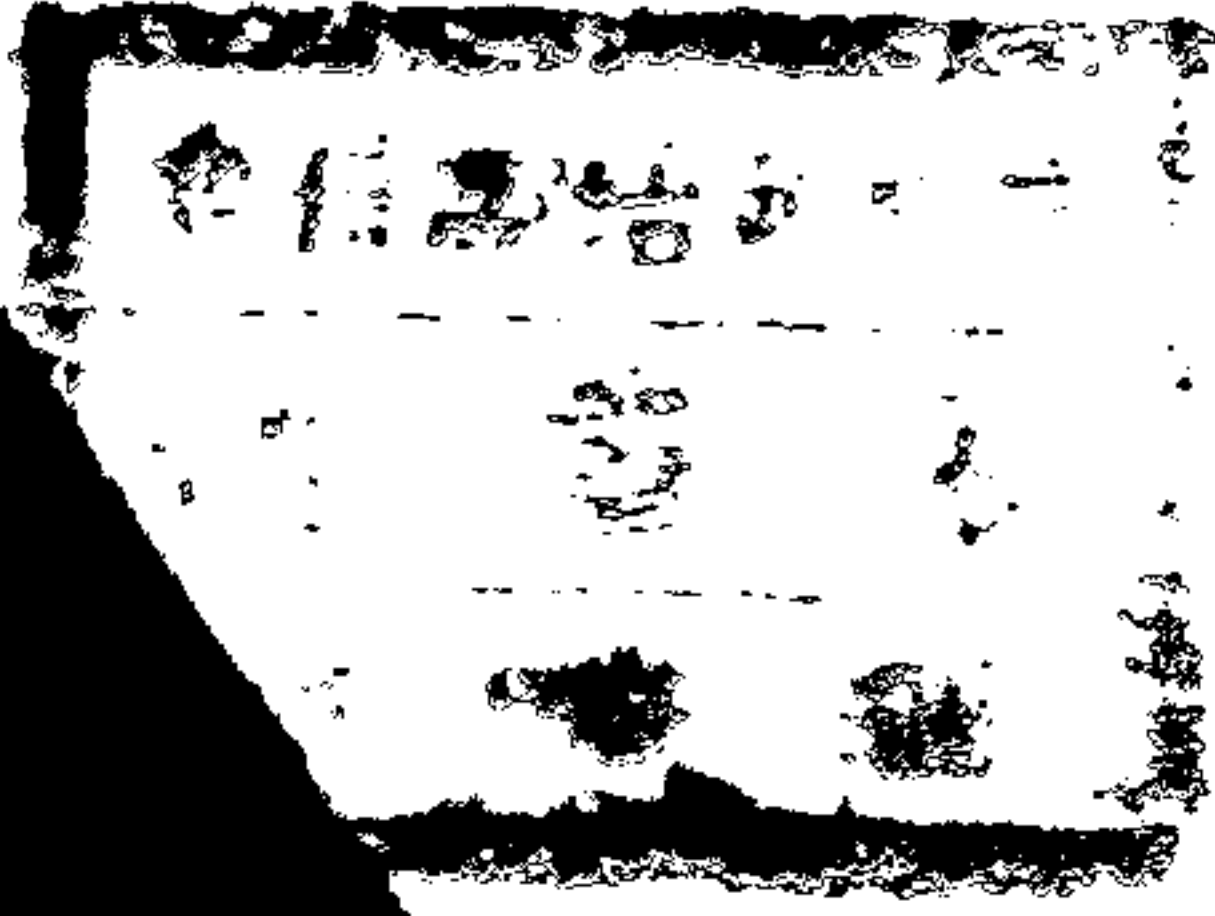


黃卓著

第一國際與第三國際



507.2
157
2

華書局印行

黃 卓著

國際叢書
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

中華書局印行

1934

卷頭語

現時國際運動裏面有兩種主要的潮流，或主要趨勢；一種是社會改良運動的趨勢，一種是社會革命運動的趨勢。在這兩種趨勢之中，每種趨勢都代表一種龐大的國際勢力；每種勢力都有一個最高的統治機關。統治社會改良或社會主義運動的最高機關是第二國際（Second International）；統治社會革命運動的最高機關是第三國際（Third International）。所謂「國際」意義就是一種國際聯合會。換言之，第二國際是社會主義者的國際聯合會；第三國際是共產主義者的國際聯合會。本書的目的是把這兩個國際的歷史、現狀及其學說，作一種簡單的研究。

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

第一二國際與第三二國際目錄

卷頭語

	頁數
第一章 第二國際的歷史……………	一
第二章 第二國際的現狀……………	一九
第一節 第二國際的組織……………	一九
第二節 第二國際的勢力……………	二四
第三節 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學說……………	三九
第三章 第三二國際的歷史……………	五五
(一) 一九二〇年的廿一條……………	六九
(二) 一九二六年之內閣……………	七二

(三)	一九二七年的中國革命與反對派的剷除	七五
(四)	一九二八年第三國際第六屆大會	八一
第四章	第三國際的現狀	八四
第一節	第三國際的組織	八四
(甲)	第三國際本身的組織	八五
(乙)	第三國際統治下的赤色職工國際	九六
(丙)	第三國際統治下的其他國際組織	一〇四
第二節	第三國際的共產主義學說	一一六

第一國際與第二國際

第一章 第二國際的歷史

自從第一國際（一八四八—一八六七年）消滅後，一般人都以為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便從此告終了。然而實事卻不是如此。第一國際的消滅只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機關的消滅，至於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本身，還是依然的健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之所以能夠繼續存在，就是因為各國的社會主義黨自從參加了第一國際以後，都獲得了一種認識，認為社會主義運動是一種國際的運動，這種運動在各國所採的方式雖然有些不同，可是它所代表的總是同一階級的要求與欲望，它所要實現的總是同一階級的同一目的。各國的社會主義黨既然有了這種認識，所以雖然第一國際消滅了，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却還是繼續的存在。



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繼續存在的結果，使各國的社會主義黨時時刻刻存在着恢復第一國際或另組一個新國際的野心。一八七六年的柏恩會議，目的便在組織一個新的國際；不過那次會議的結果不好，沒有達到目的。柏恩會議以後，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又開過好幾次的會議，可是都沒有什麼結果。

第一國際消滅後的最大國際社會主義會議是一八八九年的巴黎會議。我們應當知道的是：一八八九年的巴黎會議不是一個會議而是兩個會議，一個是馬克思派社會主義者的會議，一個是非馬克思派社會主義者的會議；前者的領袖是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後者的領袖是英國的工會會員。經一般中立派的社會主義者奔走調和的結果，這兩個不同的會議終於是合併起來。合併的結果，第二國際宣告成立。

第二國際成立之後，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在名義上雖然有了一個統一的機關，可是在實際上內部的意見的衝突還是和從前一樣。內部意見之所以有衝突就是因為它的會員，有前面說到的那兩種不同的派別。德國、奧國、比利時的社會主義者大都是馬克思的信

徒，同時其他幾個國家的幾個小規模的團體也是屬於馬克思派的，如法國的格德主義者（Guesdists），英國的社會主義聯合會，以及美國的社會主義勞動黨，大體都以馬克思的學說為依歸。在他方面，英國的費邊主義者（Fabians），法國的所謂可能主義者（Possibilistes）以及其他幾個社會主義團體則不然；它們在背景上與思想上和馬克思都不發生關係，所以它們的主張與前一派不能相同。當時這兩派衝突最利害的地方是社會主義的方法與策略。一般的說來，馬克思主義者大都認為在不久的未來，社會革命便可以發生。社會革命既然不久便要發生，那麼，社會主義者目前的任務就是在經濟與政治兩方面使勞工們準備起來。他們雖然不反對議會政治，可是他們是把議會政治當作宣傳與煽惑的一種方法看待；現時利用這種方法，將來還是要用革命才能完成社會主義。關於這一點，費邊主義者，可能主義者，以及其他反馬克思主義的團體的意見都是不同。它們的主張不是社會革命而是用漸進的方法來改良勞工的生活，同時以社會主義者的資格在全國的立法機關獲得政治的勢力，然後用這種政治勢力來一步一步的完成社會主義。

第二國際成立後的第一次重要會議是一八九六年的倫敦會議；這次會議之所以重要，因為會議的目的是要解決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的關係問題。自從第二國際成立以來，這兩派的會議往往是發生衝突，一派主張政治行動，一派反對政治行動。到了這次會議的時候，社會主義已經澈底的認清了它們與無政府主義者決無合作的可能，因為歷年來，無政府主義者在法國與意大利所組織的暴動，完全與社會主義者的主張不合，而且此時它們自己在歐洲各國的勢力已經有了相當的根基，各國的工會都成了它們的基本隊伍，可以獨立的進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而不需要無政府主義者的援助。會議的結果，無政府主義被第二國際開除，第二國際成了純粹的社會主義者的國際組織。

第二國際肅清無政府主義者以後，於是開始統一內部的工作。為達到這個目的起見，它召集了兩次的國際會議，即一九〇〇年的巴黎會議與一九〇四年的阿姆斯特登會議。巴黎會議的主要成績是：各國社會主義黨參加國際會議的資格與條件的制定。凡是參加國際會議的人必須絕對的信仰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所謂基本原則，第一是生產工具收

爲國有，第二是勞工階級採取國際行動，第三是勞工階級組織階級政黨奪取政權。除了制定會員的資格外，巴黎會議又爲第二國際的國際會議定名爲國際社會主義會議，而且爲第二國際組織了一個常設機關——國際社會主義部。巴黎會議的結果，第二國際便迅速的發達起來；在它發表的宣言中，它把它自身稱爲「無產階級的議會」，而且認爲這個議會的議決案足以「指導無產階級的解放運動。」

一九〇四年的阿姆斯特登國際社會主義會議，是第二國際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會議，到會的代表有四百四十四個人，而且其中還有日本和俄國的代表。當時的日俄戰爭已經是在迫在眉睫，可是會議中討論的主要問題，不是社會主義對於日俄戰爭所應取的态度，而是法國工團主義者與德國馬克思主義者的衝突。這次會議的結果，第一是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在第二國際中的勢力大大增加，第二是第二國際的聲望與地位已經升高到了它的頂點，使全歐洲的人民認識社會主義運動，是國際上的一種不可輕視的勢力。

從一九〇四年起，第二國際的工作便一天一天的向前推進。一九〇五年，它統一了法

國的社會主義團體組織一個所謂法國統一社會主義黨。一九〇七年它在斯塔格特舉行會議，一九一〇年，又在哥本海根舉行會議。一九〇七年的斯塔格特會議中，到會代表有八百八十六人，代表二十六個國家。一九一〇年的哥本海根會議中，到會的代表有八百九十六人，代表二十三個國家。同時它的常設機關——國際社會主義部——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向前發展。一九〇〇年的巴黎會議已經承認它是第二國際的最高的常設機關，這個機關雖然沒有實力作它的後盾，可是因為它努力工作的關係，勢力能够一天一天的增加。

第二國際既然這樣一天一天的進步，那麼，爲什麼它始終不能統一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使它本身成爲國際關係上一種真正的實力呢？這個問題的答覆很簡單：當時歐洲各國的社會主義者的學說與主張派別很多，而且這些派別都有很長久的歷史，加以當時的社會經濟問題非常複雜，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各有各的認識與意見，第二國際成立不到二十年，要它在這樣短促的時期中統一各國社會主義者的思想與行動，實是一種不可能的事。

當時歐洲社會主義界內部的衝突——即第二國際內部的衝突——大約可以分爲兩點。第一是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衝突。在大體上說來，第二國際的立場是要調和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它一方面主張每個民族有自決權，對於各種民族都是一律的看待，它歡迎英國、俄國、奧國的社會主義者當會員，當時也歡迎猶太、波蘭與芬蘭等國的社會主義者加入。不過在他方面，第二國際也主張大規模國家的組織。因爲它同時主張這種互相衝突的東西，而又不能使弱小民族與各大強國的利益調和，所以它的政策既不能完全受弱小民族的歡迎，又不能獲得各大強國的絕對擁護。壓迫民族說它袒護弱小民族，弱小民族說它袒護壓迫民族。政治如此，經濟方面也是一樣。第二國際一方面主張殖民國家與被殖民國家一律平等，同時它又承認外來與土著，先進國與後進國的分別。其結果，強國的社會主義者與弱國的社會主義者的糾紛，總是不能解決。

第二國際內部第二個衝突之點是戰爭與和平。換言之，即第二國際對於戰爭所應取的態度。自從一八八九年以後，每次開會的時候，戰爭派與和平派的社會主義者，對於這個

問題都有劇烈的爭論，而且一次比一次加激。一九〇〇年，第二國際對於這個問題，曾經有過一種顯明的表示。它認為戰爭是資本主義的一種成績，是一種對於勞工階級有害無益的東西；如果要免除戰爭，除了廢除資本主義建設一種合作的大同國家以外，再也沒有其他的方法。不過在資本主義沒有廢除以前，戰爭的危險還是可以減少。減少戰爭危險的方法，主要者有五種，即（1）廢止常備軍，（2）限制軍備，（3）公佈國際間一切條約，（4）實行國際仲裁，（5）實行宣戰的複決權。凡是第二國際的會員，都應當各自在本國盡力的提倡這五種非戰工具的採用，反對本國政府的侵略行爲，阻止戰債的發行，不斷的擔任反戰工作。

第二國際當時所採取的這種反戰態度當然很值得我們的欽佩，不過這裏面似乎有兩個重要的缺點。第一，它是聲明它的會員有反對侵略戰爭的責任，至於何謂侵略戰爭，何謂自衛戰爭，它並沒有加以明白的解釋。第二，它所主張的五種反戰方法，都是議會行動範圍以內的方法，在各國社會主義者在議會中沒有佔得多數議席以前，一種都不能實現。

當時的社會主義者對於反戰方法還有另外一種提議即實行同盟罷工這種方法不
必要等社會主義者在議會中佔得多數議席後才能實行，只要第二階級中少數份子下決
心便可以辦到。自從一八九一年以後，第二國際的每次大會中都有人提議這種方法，不過
每次都沒有通過。一九〇四年以後，國際情形一天一天的緊張起來，而且同盟罷工在俄國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中又獲得了很好的成績，因此第二國際的會員中之主張同盟罷工者
漸漸增加，尤其是英法二國的社會主義者。

一九〇七年第二國際在斯塔格特開會時，同盟罷工成了主要的問題之一。可是會議
的結果，第二國際對於戰爭的態度還是沒有改變。它認為國家與個人相同，別人攻擊我，我
有自衛的權力。然而它對於自衛的意義却還是沒有加以任何解釋。在大會的議場中，德國
代表李卜克利西曾經一再的提議修改第二國際對於戰爭的態度，進一步採取一種更激
烈的態度；不過提議自提議，反對自反對；經過了差不多二十年的討論，第二國際對於反對
戰爭的意見發表了一篇最後的宣言，這篇宣言的要點是：「如果戰爭有發生的危險，那麼，

各關係國的勞工階級以及勞工階級的議會代表，應當聯合第二國際的國際社會主義部，盡力的採用各種適宜的手段阻止戰爭的發生。這裏所謂適宜手段，是指適宜於一國的政治環境與勞工運動的狀況的手段；各國的政治環境不同，勞工運動的狀況也不同，所以各國反戰團體所採取的手段也各有不同。復次，如果戰爭不幸發生，那麼，各關係國的勞工階級與勞工階級的議會代表，便應當盡力合作使戰爭在最短期中結束，同時也應當利用戰中與戰後的政治與經濟恐慌激起民衆的革命，以期在最短期間促成資本主義權威的倒塌。

這次的宣言與一九〇〇年的宣言性質相同，二者的毛病都是空泛。所以在一九一〇年的哥本海根大會中，英國社會主義者哈迪與法國社會主義者猶勒對於同盟罷工這種手段又作了一次最後的提議。這次的提議與前幾次的提議稍微有點不同。從前的提議是要第二國際強迫各國會員實行同盟罷工來阻止戰爭的實現；這次的提議是由第二國際的會員自由的採用這種手段來阻止戰爭的實現。可是提議的結果，除由大會把它交給國

際社會主義部審查外，還是一樣的沒有結果。

因為各國的社會主義者有上面這兩種主要的衝突，所以第二國際雖然一天一天的發展，它始終是一種很散漫的國際組織。這種散漫的組織之所以能繼續存在並且還能漸漸的發展者，是因為第二國際的當局善於妥協、調和。不過自一九一〇年的哥本海根大會閉幕後，國際情形日見緊張，而第二國際內部的衝突也一天一天的加激起來。一九一一年的摩洛哥問題，給予第二國際一個很大的測驗。幸喜戰事沒有發生，第二國際的地位得以保持。摩洛哥問題剛剛解決，巴爾幹問題又繼之而發生。第二國際為表示它的反對戰爭的態度起見，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在瑞士的柏梭爾召集了一個國際大會。會議的結果又是發表了一篇很長的宣言，把斯塔格特會議與哥本海根會議的反對戰爭的議案重行申述一遍。這次的宣言有一點令人注意的地方，那就是大會除了申述它反對戰爭的意見外，還替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分配了一些工作。第一，它責成巴爾幹半島各國的社會主義者繼續的反對互相攻擊的政策，維持國際間的友誼關係。第二，它責成奧大利的社會主義者繼續反

對奧國政府侵略塞爾維亞，並努力與南斯拉夫爭取自治權利。第三它責成奧大利與意大利兩國的社會主義者繼續的防止兩國政府對於阿爾巴尼亞的侵略，使奧意間能夠減少相互的惡感。第四，它責成德國、英國和法國的社會主義者監督本國政府，使它們對於巴爾幹問題保持調解和中立態度，既不得袒護俄國，也不得袒護奧國。幸喜這次的戰爭也沒有發生，第二國際的命運又藉此延長下去。

一九一四年七月，奧大利對塞爾維亞提出了哀德美敦書，這次戰機的發動是歐戰前第二國際所受的一個最後的測驗。第二國際這次應付戰爭的方法也與前幾次相同。七月二十九日，奧國軍隊正向塞爾維亞進攻的時候，國際社會主義部在布魯捨爾召集了一個緊急會議，以無產階級代表的資格對帝國主義戰爭作一種示威運動。會議的時候，各國社會主義黨的首領對於當時的時局仍然抱着樂觀。他們認為他們在德國、奧國、意大利、比利時等國將要舉行的大規模示威運動，可以影響各國政府，消滅戰爭。根據原有的計畫，第二國際本來要在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週年紀念會；因為當時的情形非

常緊急，所以它把這次大會提前到八月九日在巴黎舉行。七月卅一日，德國的社會主義黨發表一篇宣言，勸告德國政府不必參加戰爭，並且在全國組織了許多的和平示威運動。

八月一日，德政府對俄國宣戰。同日，德國社會民主黨選派穆勒爾爲代表，到巴黎去和法國的社會主義者討論兩國的社會主義者在兩國的國會中所應採取的一致行動。他們以爲社會主義者在國會反對戰爭公債，便可以阻止戰爭的發生。當時穆勒爾還再三的聲明：除非大局有意外的變化，德國社會主義者決不會在國會裏援助政府發行戰債；德國國會討論戰債的時候，社會主義者不是反對便是退席。雖然德國的社會主義者這時還在堅持着反對戰爭的態度，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却是不同。此時反對戰爭最熱烈的社會主義領袖猶勒已經於二十四小時以前遭人暗殺，同時一般的社會主義者對於法國政府又有相當的信仰，以爲法國政府也不主張加入戰爭。在這種狀況之下，法國社會主義者當然不能給德國社會主義者以圓滿答覆。

八月四日，德國軍隊打入了比利時國境，德國政府向法國宣戰。宣戰以前，德國國會中

的社會主義黨員曾經舉行一次全體會議，討論他們對於戰債的態度。討論的結果，贊成戰債者一百一十一人，反對者只十四人，這十四人中以考斯基、李卜克利西與盧森堡反對最厲害。當國會討論戰爭問題時，社會主義黨的領袖哈斯聲明德國的社會主義者一致的贊成政府發行戰事公債，同時也聲明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對於戰前的帝國主義政策不負任何責任，並且反對一切的侵略性質的戰爭，不過對於德軍侵入比利時的事實却一字不提。

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如此，其他各國的社會主義者也是一樣。比利時的社會主義者，此時已經是一變前此對於戰爭的態度，全力的幫助比利時政府，爲擁護祖國，擁護和平而作戰。法國的社會主義者，甚至於工團主義者，也是拋棄了前此的反戰主義一致的擁護法國政府對德作戰。英國的情形稍有不同，勢力最大的工黨與全國職工組合總會雖然加入了主戰派的隊伍，可是比較左傾的獨立勞工黨却仍然是堅持着反對戰爭的態度。塞爾維亞的社會民主黨中只有兩個黨員反對戰爭；俄國的社會主義者，除了多數派十四個黨員外也是一致的加入了主戰派。總之，除了極少數幾個社會主義者外，第二國際的會員此時都

拋棄了第二國際的反對戰爭的主張，加入帝國主義的戰線，因此，歐戰以前的第二國際的生命也就宣告終止。

第二國際之所以死亡，主要原因是因為社會主義者的民族意識強於他們的國際意識；一旦戰爭發生，他們抵不住前者的引誘，加入了擁護民族利益的戰爭。換言之，第二國際之所以因戰爭而消滅，不是因為社會主義者沒有國際意識，而是因為他們的國際意識不如民族意識之發達。一九一五年，一部分國際意識較深的社會主義者，因鑒於戰爭延長的危險，又慢慢的恢復了前此反對戰爭的態度，在基莫瓦德（Zimmerwald）召集了一次會議；次年，又在肯德爾（Kienthal）召集會議。這兩次會議的目的，第一在設法使各國停止戰爭，第二在組織一種新的國際會議的結果，產生了一個基莫瓦德委員會；委員會中的有力分子多半是左派的社會主義者。

一九一七年九月，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又在斯德哥爾摩（Stockholm）舉行歐戰期中的第三次大會。在這次會議中，到會的代表們可以分爲兩派：一派代表戰前的第二國際，一

派代表基莫瓦德委員會開會時，代表們的意見分歧，莫衷一是；除了發表一篇主張和平與革命的宣言外，毫無成績之可言。

一九一九年二月，社會主義者的第四次大會在柏恩 (Bern) 開幕。這次會議的顯著的特徵便是左傾分子的勢力的減小，因為此時俄國革命正在它的重要關頭，一般左傾分子都在俄國進行革命，沒有能力支配這次的國際大會。柏恩會議的結果，就是改組基莫瓦德委員會，責成後者重新設立一個第二國際。

一九二〇年，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又開第五次國際大會於日內瓦。這次會議的主要問題，便是重新組織社會主義國際的方法。到會的代表們，在意見上又可分為三派。第一派以英、德、比、荷等國為代表，主張恢復戰前的第二國際。第二派以法、意與瑞士為代表，主張加入第三國際。此外還有一個第三派：他們既不主張恢復第二國際，也不主張加入第三國際，他們的主張却在聯合前兩派的社會主義者組織一個第四國際。會議的結果，第三派的計畫沒有實現，於是這派的代表退出會場，在維也納組織了一個所謂二半國際 (Two and a

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半國際在維也納開成立大會，到會者有英國獨立勞工黨，德國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主義黨，奧地利社會主義黨，匈牙利社會主義黨等十四國的社會主義者的代表。根據當時大會的宣言，二半國際的宗旨是以階級鬥爭為手段，奪取政治權與經濟權，以期實現社會主義。

迄至此時為止，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已經成了一種割據的局面。一般左傾的分子組織了莫斯科的第三國際；第二國際的信徒時時都在盡力設法恢復第二國際；同時那些不滿意於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的人又組織了所謂二半國際。可是這時歐洲的戰事已經終止，資本主義的勢力漸漸恢復；歐洲的社會主義者雖然分化成了三個團體，可是他們中間似乎還是有一種共同的信仰：即社會主義如果要抵抗資本主義的進攻，那麼，各派的社會主義者必須一律的拋除私見，把第二半國際與第三國際取消，與第二國際的信徒聯合起來重新組織一個新的共同國際。

一九二二年四月，經各方代表奔走斡旋之結果，前第二國際、二半國際與第三國際的代表在柏林舉行聯席會議，討論三個國際合併的問題。這次的會議與前此各次的國際會議相同，代表們的意見衝突，無論如何也不能折衷或妥協。其中最大的問題便是二半國際與第三國際的糾紛。前者對於後者提出了三個重要的要求：第一，各國工會中的共產主義團體應立刻停止活動；第二，共產政府應對於政治犯一律實行大赦；第三，喬治亞（Georgia）的紅軍即日撤退。這三個條件提出之後，第三國際的代表認為條件太苛，合併問題一時決難辦到。合併問題既然不能解決，代表大會也就隨之而終止。

可是這次的會議却有一個重要的成績。第三國際雖然不能與二半國際合作；二半國際與第二國際的信徒却聯合起來了。這兩個國際的聯合並不算什麼稀奇。二者都是社會主義者的團體，二者都是以阿姆斯特登國際（Amsterdam）——即職工組合國際——為其活動的中心。第二國際的代表看見第三國際與二半國際分裂，便乘機與後者討論合併的問題，討論的結果，二個國際決定合併起來，重新另組一個新的國際。

一九二三年五月，新國際成立於德國之漢堡（Hamburg），取名爲『勞動與社會主義國際』（Labour and Socialist International）又稱爲第二國際。這次到會的人，有三十個國家，六百二十個代表；一部份是各國社會主義黨的代表，一部份是各國勞動黨的代表。自從這個新國際成立以後，全世界的社會運動便形成了兩個並行的、競爭的運動，一個是第二國際或勞動與社會主義國際所代表的社會主義運動，一個是第三國際或共產主義國際所代表的共產主義運動。我們在下章中所要討論的，便是代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第二國際。

第二章 第二國際的現狀

第一節 第二國際的組織

在沒有研究第二國際的組織以前，我們應當知道它的性質和目的。研究第二國際的性質和目的，我們應當研究它的組織法。不過第二國際的組織法原文太長，爲節省篇幅起

見，只能從它裏面挑選幾項重要的條文來作我們的參考。從下面這四項條文中，我們便可以看出第二國際的性質與目的。

(一) 第二國際是各國社會主義黨或勞工黨的一種結合。凡是加入第二國際的政黨，都一律的信仰下面這個原則：促進各國勞工團體的政治與經濟運動，實行階級鬥爭；利用階級鬥爭，解放勞工階級，以圖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

(二) 第二國際目前的責任在聯合各國社會主義黨與勞工黨，在第二國際旗幟之下，統一國際間的社會主義運動與勞工運動。凡是加入第二國際的政黨，決不能同時加入任何其他政治的國際。

(三) 爲實現第二國際的理想計，所有會員必需一律遵守並實行第二國際一切的議決案；爲實行第二國際的議決案起見，所有會員必須自動的限制本身的自由與權利。

(四) 第二國際不獨是和平時期中的重要機關，而且也是戰爭時期中的重要機關；國際間發生戰爭時，所有會員必須遵守第二國際的命令。

從上面這四項條文，我們便可以認清第二國際的性質與目的。性質與目的認清以後，我們可以進一步的研究它的組織。

第二國際的最高機關為國際代表大會，即各國會員——社會主義黨與勞工黨——的代表大會。各會員投票之數目，完全以各會員在各該國的勢力為標準；票數多少沒有一律。茲將一九三〇年該國際代表大會的投票總數之分配列表如下。

國別	投票數目	國別	投票數目
不列顛	四〇	德國	四〇
法國	二六	比利時	一七
丹麥	一三	荷蘭	一二
芬蘭	八	盧森堡	一
英屬基尼亞	一	埃斯蘭	一
波蘭	一三	喬治亞	三
烏克蘭	三	匈牙利	八
瑞士	七	西班牙	七
美國	五	奧大利	二三
捷哥斯拉夫	一七	意大利	一六

俄國	一二	亞門尼亞	三
阿根廷	四	拉特菲亞	四
巴拉斯坦	四	羅馬尼亞	四
保加利亞	三	伊利亞	三
丹基格	二	立陶宛	二
猶哥斯拉夫	一	希臘	一
葡萄牙	一	匈牙利(註一)	一
猶哥斯拉夫(註二)	一	總計	三百廿一人

(註一) 移居國外之社會主義者代表

(註二) 同前

國際代表大會規定每三年舉行一次。在它休會期中，第二國際的統治機關是大會所產生的執行委員會。委員會的委員一共四十人；這四十人的分配沒有什麼嚴格的規定；以現在這個委員會而論，英國三人，德國三人；美國，法國與比利時三國各二人；其餘的國家每國有時有一個代表，有時一個代表都沒有。委員會每年會議四次；在它休會期中，負責者為委員會所組織的行政委員會。行政委員會之下又有一個第二國際總部；總部有部員九人；

九人中有二人爲常川駐會祕書。總之，第二國際的最高機關是國際代表大會，而日常辦事的人却只有兩個祕書。

除了幹部以外，第二國際還組織了幾個附屬機關。第一個附屬機關是裁軍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工作是利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與勞工運動，促進全世界的裁軍運動以期維持世界和平。第二是政治犯救濟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工作是在一切反社會主義的國家、救濟或援助政治犯的社會主義者。第三個附屬機關是國際婦女委員會；顧名思義，我們就知道這個委員會的工作是促進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婦女運動。最後一個附屬機關是國際聯盟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工作很值得我們的特別注意。嚴格的說來，第二國際對於國際聯盟這個東西決沒有完全承認。第二國際的宗旨——它的組織法中已經載明——是在解放世界的勞動者以期實現社會主義。至於現時的國際聯盟，在第二國際的眼光中，完全是國際資本主義的工具，帝國主義的結合體，在這種場合之下，要第二國際從旁贊助國際聯盟，原則上，實事上當然都是不可能的事。可是在他方面第二國際對於國際聯盟却

另外有一種見解。國際聯盟雖然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一種結合，可是它是有史以來第一個有力的國際組織，未來的大同世界的胚胎；如果第二國際能設法經營操縱，也許能夠把它當作一種工具，使國際資本主義的國家漸漸變為國際社會主義的國家。站在這種立場之上，第二國際對於國際聯盟拋棄了它的敵視的態度，採取一種近乎友誼的態度，並且進一步的爲它提出了幾條主張。第一，用漸進的手段，改良國際聯盟的組織，擴充國際聯盟中的社會主義者的勢力。第二，國際聯盟應當是一種國際民主主義的機關，使全世界所有國家都一律成爲它的會員。第三，國際聯盟應當設立一種經濟委員會，研究並解決全世界的經濟問題，這種委員會中應當包括各國工會與合作社的代表。這三種主張便是第二國際目前的國際聯盟政策；它所附設的國際聯盟委員會的工作也就在這三點。

第二節 第二國際的勢力

把第二國際的組織弄清楚了，我們可以進一步的研究它的勢力。第二國際的勢力大約可以分爲兩部份，即直接勢力與間接勢力。所謂直接勢力即第二國際本身的勢力，質言

之即隸屬於第二國際的各國社會主義政黨的勢力所謂間接勢力即第二國際系統內其他國際的勢力。

研究各國社會主義政黨的大小的方法就是估計黨員的數目，全國大選中各該黨所得票數以及各該黨在國會中所佔席數。關於這三點，下面那兩個表可供我們的參考。

第二國際統治下社會主義黨黨員數目與大選中所得票數一覽表（一九三〇年）

國別	黨員人數	票數
阿根廷	九、六〇一	九〇、〇〇〇
澳洲	五〇〇、〇〇〇	一、七七七、七四八
奧大利	七二七、九〇六	一、五一七、六〇三
比利時	六〇一、一二九	八〇三、三六九
英屬基尼亞	四二七	—
保加利亞	二八、一四六	六〇、〇〇〇
加拿大	一六、八九〇	四五、三〇二
捷克斯拉夫	二二四、一九三	一、四七〇、二二三

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

丹基格	六、五三〇	四九、九六五
丹麥	一六三、一九三	五九三、一九一
伊桑利亞	五、一三〇	一二一、〇二四
芬蘭	三六、六六二	三八五、八二〇
法國	一二〇、〇〇〇	一、六九二、九六〇
德國	一、〇三六、四八三	八、五七二、〇一六
英國	二、一〇二、九四八	八、三六〇、八八三
希臘	二、八〇〇	
荷蘭	六八、三六二	
匈牙利	一三六、四七二	一二六、八五〇
埃斯蘭	五、六〇〇	五、九三〇
北愛爾蘭	一、四〇〇	二三、三三四
北愛爾蘭自由邦	一六八、三七七	一〇七、六三七
意大利		
拉特菲亞	七、二五〇	二三一、六六〇
立陶宛		
盧森堡	一、一五五	
新西蘭	四七、三八四	一九六、三八二

波斯			
葡萄牙	二、五〇〇		
羅馬尼亞	一三、二四六		
蘇俄			
西班牙	二〇、〇〇〇		
瑞典	二三九、五六七	八七三、九三一	
瑞士	四三、三五六	三三〇、〇〇〇	
美國	一四、五〇〇	二六〇、八〇五	
猶哥斯拉夫			

第二國際統治下各國社會主義黨在國會中所佔席數（一九三〇年）

國別（註）	議席總數	社會主義黨所佔席數
阿根廷	一五八	一〇
澳洲	七六	四七
奧大利	一六五	七二
比利時	一八七	七〇
保加利亞	二七三	一〇
加拿大	二四五	三
捷克斯拉夫	三〇〇	六一

第二章 第二國際的現狀

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

丹基格	七二	一九
丹麥	一四九	六一
伊桑利亞	一〇〇	二五
芬蘭	二〇〇	六六
法國	六一二	一〇七
德國	五七五	一四三
英國	六一五	二七七
荷蘭	一〇〇	二四
匈牙利	二四五	一四
埃斯蘭	二六	五
北愛爾蘭	五二	一
愛爾蘭自由邦	一五三	一三
拉特非亞	一〇〇	三一
盧森堡	五二	一二
新西蘭	八〇	二〇
波蘭	四四四	二二
羅馬尼亞	三八七	九
瑞典	三三〇	九〇

瑞士

一九八

五〇

英國

四三五

(註)

意大利、西班牙、立陶宛三國當時尙無議會制。

從這兩個表，我們便知道第二國際的勢力大部份都是限於歐洲，在歐洲範圍以內，它的勢力却是不小，除了俄國意大利及其他一二國家以外，各國的議會裏都有它的會員，尤其是德國、英國、奧大利、比利時與瑞典等國。說到這裏，我們有兩點應當注意。第一，按照第二國際的組織法，凡是會員，都得遵守和實行第二國際的議決案。可是在事實上這條章程能否實行是一個問題。因為第二國際雖然有強制實行它的議決案的權利；可是它並沒有強制會員們實行它的議決案的實力。會員們如果能實行它的議決案，那當然很好；可是如果不能實行它的議決案，第二國際也沒辦法。第二，第二國際的會員雖然有三十個國家，可是它的領袖——即操縱第二國際者——只有英、德、奧、比幾個國家。少數幾個國家所產生的議決案，是否能使全體會員遵守、實行，其中又有問題在。所以我們評定第二國際的勢力時，

必須注意到這兩點。

這個所謂勢力，只限於第二國際的直接勢力。除了直接勢力以外，還有一種所謂間接勢力，即第二國際系統內其他國際組織的勢力。如果我們要估計這種間接勢力，那我們就非研究第二國際系統內的其他國際組織不可。

第二國際系統內的其他國際組織中，最重要者為阿姆斯特登職工國際 (Amsterdam International) 又簡稱為職工國際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職工國際成立於一九〇一年。歐戰發生，它也曾一度消滅，直到一九一九年它才復活。因為它的會址一向都在阿姆斯特登，所以一般人都稱它為阿姆斯特登職工國際。可是現時它的會址已經遷往柏林，所以以後我們只能稱它為職工國際。

職工國際的性質與第二國際相同，都是社會主義的國際運動的機關；不獨性質相同，而且二者的領袖也相同，都是以英、德、法、比、奧等國的社會主義者為領袖。其不同者，只在二者所代表的成分這一點。第二國際所代表者是歐洲各國的社會主義黨黨員；職工國際所

代表者是歐洲各國的總工會會員。換句話說：第二國際與職工國際是一根大樹上的兩個分枝，同一系統的兩個兄弟；前者代表國際社會主義的政治運動，後者代表國際社會主義的經濟運動。再換句話說：二者是同一個潮流的兩個支流，並不是兩條不同的潮流。

因爲篇幅的限制，我們不能在這裏討論職工國際的組織。（註）我們所要說明的只是後者與第二國際的關係。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第二國際與職工國際同屬於一個系統，都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機關。二者的主張和政策雖然不是完全相同，可是在原則上二者的意見絕對一樣。因爲這一點，所以成立以來，它們總是分工合作，互相幫助。在一方面，職工國際統率各國總工會的會員擁護第二國際；在他方面，第二國際也統率各國的社會主義黨的黨員擁護職工國際。

（註）後者的組織大致與第三國際相同。

因爲職工國際與第二國際是屬於一個系統，而且在一切的國際問題方面總是合作，所以職工國際的勢力是第二國際的一種間接勢力。關於這一點，我們應當有一種特別的

聲明。職工國際雖是第二國際的一種勢力，可是前者決不受後者指揮。二者的地位相同，平行；不獨是相同、平行，而且因為某種原因，在二者合作的關係上，職工國際往往還處於一種領袖的地位。第二國際雖然已經復活了幾年，可是它的組織還不如戰前那麼堅固，而它會員中的派別太多，勢力方面很受影響。反之，職工國際不獨會員較多而且思想比較統一，各國工會在經濟上的實力從來便較大於各國社會主義黨在政治上的實力；所以在二者的合作關係上，職工國際往往是處於領袖地位。不過近年以來社會主義黨的實力漸漸擴充，此後第二國際的勢力或者能漸漸加大。把兩個國際的關係認清了，我們可以進一步的估計職工國際的勢力。

第一表 職工國際會員人數一覽表（一九三〇年）

會員國別	會員人數	會員國別	會員人數
阿根廷	八二、〇〇〇	奧大利	七六六、一六八
比利時	五二八、三八〇	保加利亞	一、二六九
加拿大	一五六、〇〇〇	捷克斯拉夫	五五四、〇七四

丹麥	二五〇、一六二
法國	六四〇、七九〇
英國	三、七六三、一四四
荷蘭	二五五、三八四
意大利	未詳
盧森堡	一五、三七七
巴拉斯坦	二六、〇四九
羅馬尼亞	四一、四二一
西南非	六〇〇
瑞典	五〇八、一〇七
猶哥斯拉夫	三六、〇四四

伊桑利亞	五、七一三
德國	五、四二〇、五三三
希臘	三九、五〇〇
匈牙利	一二四、〇〇〇
拉特菲亞	二三、五五六
門米爾	一、〇六四
波蘭	二三一、三九六
南非	八、二一二
西班牙	二二五、〇〇〇
瑞士	一八六、六五一

第二表 職工國際直轄工會數目表

國別	工會數目
阿根廷	一四
比利時	二六
加拿大	一四五
丹麥	五二
法國	三七

國別	工會數目
奧大利	五一
保加利亞	三四
捷克斯拉夫	七一
伊桑利亞	二六
德國	五二

第二章 第二國際的現狀

英國	一九六	希臘	未詳
荷蘭	二九	匈牙利	三九
意大利	未詳	拉特菲亞	二〇
立陶宛	九	盧森堡	一二
門米爾	五	巴拉斯坦	三五
波蘭	三〇	羅馬尼亞	一一
南非	五四	西南非	六
西班牙	三三	瑞典	三六
瑞士	一七	猶哥斯拉夫	二七

根據這兩個表，我們便知道職工國際的勢力範圍與第二國際相同；二者的勢力大部份是在歐洲——雖然職工國際的範圍稍微寬廣一點，除了歐洲以外，非洲也有幾個工會會員。不過近幾年來，二者的範圍似乎都在漸漸的擴充，有由歐洲而擴充到美洲亞洲的趨勢。至於什麼時候它們二者可以由「歐洲機關」一變而為真正的國際機關，那就得看它們的活動能力的大小而決定，誰也不敢預言。

第二國際系統內的主要國際組織只有兩個，即第二國際與職工國際。除了這兩個主

要組織以外還有幾個次要的國際組織也是屬於第二國際這個系統的。在這幾個次要的國際組織之中，最重要的就是社會主義青年國際（Socialist Youth International）。社會主義青年國際，與職工國際一樣，也是第二國際系統內的一個獨立的國際組織。因為它屬於這個系統而且在國際運動方面不獨與第二國際及職工國際合作，而且還受它們二者的指揮，所以我們把它當作第二國際的又一間接勢力。茲將該國際會員人數列表於下。

社會主義青年國際會員人數一覽表（一九三〇年）

會員國別	會員人數	會員國別	會員人數
奧大利	三〇、六一一	比利時	一三、〇〇〇
保加利亞	一、六五〇	捷克斯拉夫	一五、一二四
丹基格	四、三一五	丹麥	一二、九二八
伊桑利亞	三〇四	芬蘭	四、五〇〇
法國	六、〇〇〇	喬治亞	—
德國	五八、九五八	英國	四、〇〇〇
匈牙利	四、五〇三	意大利	—
拉特菲亞	八九〇	立陶宛	—

荷蘭	七、〇四三	波蘭	八、八〇〇
俄國	—	西班牙	二、五〇〇
瑞典	五〇、〇九九	瑞士	一、一三四
美國	一、二〇〇	猶哥斯拉夫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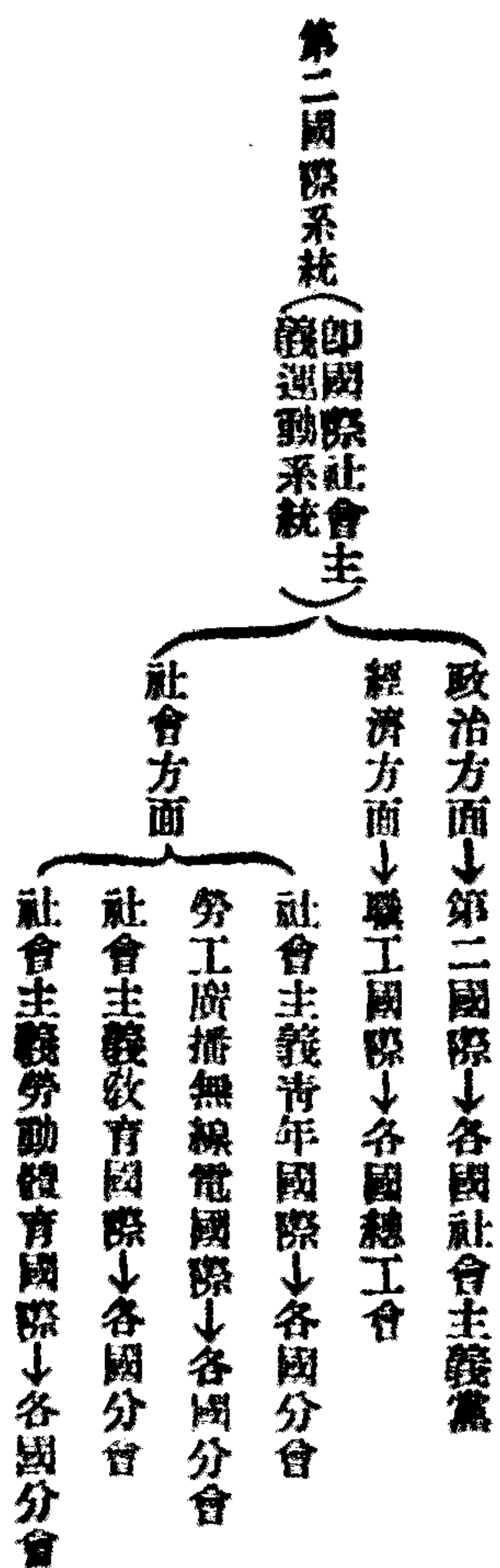
社會主義青年國際是由各國的社會主義青年團以及勞工團體組織而成，它的目的在造成一班青年社會主義者，使他們脫離資本主義的環境，換言之，它是未來社會主義者的一個養成所，它不獨是未來社會主義者的養成所，而且也是現時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一枝生力軍。這其中有兩個原因：第一，在第二國際方面，它是一個重要的合作者；它一方面把各國的青年從資本主義的環境中解放出來，一方面又防止各國青年的共產主義化。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是處於兩大敵人之間，右有資本主義左有共產主義。第二國際在這種背腹受攻的時代中，大有賴於社會主義青年國際的援助。近年以來，歐洲各國每次發生反共與反法西斯蒂運動時，社會主義青年團都會佔領一種重要位置；雖然它的會員人數不多，第二國際却把它當做一種重要的勢力。第二，社會主義青年國際不獨是第二國際方

面的一種勢力，而且也同時是職工國際方面的一種勢力。一則，各國的工會往往利用社會主義青年團吸收青年工人，擴充本身的勢力。二則，職工國際與社會主義青年國際合作的結果，使前者在國際勞工局方面增加它的勢力，因為職工國際在國際勞工局提出勞工保護一類的建議時，每次都是由社會主義青年國際從旁贊助。如果沒有後者的合作，職工國際的勢力當然要比較此時小些。我們之所以把社會主義青年國際當作第二國際的又一間接勢力，理由就在這裏。

第二國際系統中第二個次要的國際機關，便是一九三〇年成立的勞工廣播無線電國際（Workers' Radio International）。這個國際的目的在利用廣播無線電，促進勞工的階級意識及阻止各國工人參加帝國主義者的戰爭。它的歷史雖然還只有兩年，可是會員已經滿佈於歐美各國。我們之所以把它列於第二國際系統，因為有兩種原因。第一，根據它的組織法，凡是它的會員，必須信仰並實行第二國際與職工國際的主張，在各方面實力的援助這兩個國際。第二，自從它成立以來，第二國際與職工國際進行世界和平運動的時候，

每次都要利用這個國際。由此，勞工廣播無線電國際又可以算是第二國際的間接勢力之一種。

除了上面這兩個次要的國際以外，第二國際系統中還有兩個國際機關，即社會主義教育國際 (Socialist Educational International) 與社會主義勞動體育國際 (Socialist Labour Sport International)。因為篇幅有限，我們不能一一討論。為使讀者明瞭第二國際系統的勢力起見，我們把它系統內的幾個國際，聯合起來造成下面這個表解。



第二節 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學說

我們已經說明：現時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是以第二國際爲中心。第二國際雖然復活不久，可是它的勢力却已發展到了相當的程度，因爲它在政治、經濟與社會運動方面都有了基本的組織。至於它的勢力在未來能够擴充到何種程度，那就要看它的學說是否能適應時代的需求而決定。

說到第二國際的學說，第一我們便應當知道它是歐洲三十幾個國家的社會主義黨的混合體。各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不同，所以各國社會主義黨的學說當然不能一致。各國社會主義黨的學說不能一致，第二國際因此也就不能有一種統一的學說。現時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學說大致可以分爲三派。第一派的社會主義可以稱爲右派的社會主義。這一派的社會主義者不獨人數最多，而且勢力也最大，歷年來第二國際的領袖們多半是這一派的信仰者。現時代表它的人，有德國社會民主黨、英國勞工黨、以及比利時、荷蘭、瑞典、丹麥、捷克斯拉夫、波蘭、匈牙利、西班牙、巴爾幹半島各國以及美國的社會民主黨。這一派的

黨員總數差不多有七百萬，因為它的人數超過了第二國際會員總數的半數，所以第二國際的主義與政策，歷來就被它所操縱。

因為人數很多，右派社會主義者本身的信仰也不能完全一律。英國社會主義黨的信仰與德國社會主義黨的信仰不完全相同；比利時社會主義黨的信仰與荷蘭社會主義黨的信仰也不是完全一樣。譬如英國的勞工黨，它雖然在本體上可以算是馬克思的信仰者，可是它的主張又大都是以英國本身的政治與社會思想為基礎。英國如此，德國也是一樣；社會民主黨的黨員中雖然有一部份自願為馬克思的信徒，可是有一部份的人却絕對的否認馬克思主義；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只是馬克思時代的經濟狀況的產物；現時的經濟狀況既然已經大不相同，馬克思主義自然失去了它的價值。他們的社會主義學說大都是以現時德國的狀況為基礎。德國的狀況與英國不是完全相同，所以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社會主義與英國勞工黨的社會主義也不能完全一樣。然而從大體上說來，右派的社會主義者還是以馬克思主義為中心，雖然因為環境的變遷，他們把固有的馬克思主義仔細的修

正了一過，他們一方面反對蘇俄的共產主義，一方面反對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認為社會主義的實現只能並且必須採用和平手段與民主主義的手段。他們慎重的聲明，政治自由、普及選舉、議會行動、多數政治等等都是勞工階級的基本概念，而且也是社會主義的基本要素。離開了這幾種概念，社會主義絕對不能生存。他們對於暴力，堅持着一種反對的態度。他們認為暴力這個手段只有一種用處，而且只是一種最後的用處；只有資本階級向無產階級進攻時，無產階級才能利用暴力來維持他們的社會主義政府；除了抵抗資本階級的進攻外，社會主義的完成決不能採用暴力。

在和平手段與民主主義手段之下，右派社會主義主張用階級鬥爭奪得政權，與工業的社會化。他們認為這是由資本主義進化為社會主義必須經過的幾個階段。同時他們又承認現時的資本主義與從前的資本主義已經不同；它已經由無組織無聯絡的資本主義漸進為有組織有聯絡的資本主義。換言之，現時的資本主義已漸漸的進化為有計畫的社會主義；其進化的程度雖然很慢，可是進化的方向却是趨於社會主義。在半世紀以內，我們

也許能看見社會主義的實現，至少是社會主義幾個基本條件的實現。

資本主義既然是走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資本階級便不能不漸漸犧牲它的權力；資本階級權力之減少，即社會與政府的權力之擴大。在民主主義政治之下，勞工階級可以漸漸的取得政權；勞工階級的政權擴大之後，它便可以藉此以促進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化。所以此後的階級鬥爭，在大體上，是一種政治上的鬥爭，即取得政權的鬥爭。此後的階級鬥爭不獨是一種政治的鬥爭，而且也是一種社會的鬥爭；因為如果勞工階級要擴大它的政權，那麼，它必須聯合貧苦農民以及社會中的中等階級。復次，不獨是階級鬥爭的性質要改變，而且它的形式也要改變；它必須由經濟的勢力變為教育的與精神上的勢力。由此看來，民主主義與階級鬥爭這兩種東西可以合而為一：一定有了民主主義，勞工階級才能建設一種新的工業制度、政治制度、與社會制度，並且要在民主主義之下，它才能發展它的集合意志，養成社會主義中的政治、經濟與社會領袖。

右派的社會主義者認為他們用上面這種手段，遲早總能夠獲得多數人民的擁護，取

得政權。只要他們取得了政權，一國的經濟生活便可以立刻社會化。他們所謂立刻的社會化並不是立刻將全國的企業一律社會化。取得政權用漸進手段；企業社會化也得用漸進手段。社會化的第一步只是將一般易於社會化的企業收歸國有；這一步做到以後，才漸漸推廣社會化的範圍。這種手段的完成，時間的長短不能預定，重要的原則就是：實行社會化的時候，我們不能使民衆們感受很大的損失；並且將企業收歸國有以後，我們對於企業的原主也得有相當的報酬，不能將他們的企業毫無報酬的收爲國有。

奪取政權這個目標不是短期間所能達到，因此右派社會主義者目前還不十分注意這個問題。他們現時最注意的問題只是歐洲各國社會主義黨的勢力的擴大。近年以來，社會主義黨的勢力漸漸擴大，有些國家，社會主義黨是各黨中最大的政黨，有些國家，社會主義黨雖然不算各黨中最大的政黨，然而也是最大的在野黨。換言之，在前一種國家中，社會主義黨可以單獨的組織政府；在後一種國家中社會主義黨可以與其他政黨組織混合政府。在右派的社會主義者看來，各國的社會主義黨必須在這兩條道路中選擇一條，因爲無

論那一條都可以慢慢的促進社會主義的實現；第一可以改良勞工狀況促進勞工福利；第二可以養成民衆們擁護社會主義政府的習慣；第三可以利用各種經濟發展，促進基本工業的社會化。右派的主張大致便是如此。

第二國際中的第二派社會主義者可以稱爲中央派，他們不獨是第二國際的中央派，而且也可以代表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的中央派。因爲這派的代表人物大都是奧大利的社會主義者，所以有人稱它爲奧大利社會主義派。除了奧大利的社會主義者以外，信仰這派社會主義的人還有瑞士、挪威的社會主義黨，意大利的社會主義統一黨，捷克斯拉夫的德國社會主義黨，波蘭的社會主義獨立黨，以及俄國的社會民主黨即少數黨。因爲它的主義與右派稍有不同，所以在政治上意見也不一致。

它的主義大致是以共產黨宣言爲前提，認爲自從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歐洲的狀況與馬克思所預言者差不多完全一樣；換言之，馬克思的學說是資本主義的一種很正確的分析。馬克思的學說既然正確，那麼，現代的社會主義自當要以這種學說爲其理論上的基

礎，凡是信仰社會主義的人必須認定資本主義的擴大與資本的集中是經濟發展中的一種必然趨勢；資本主義一天一天發展，無產階級的人類一天一天的增加；不獨無產階級的人類一天一天的增加，而且無產階級的生活也一天一天的痛苦，一天一天的失去它的保障；無產階級生活痛苦與生活失去保障的結果，勞資間發生激烈的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激烈到某種程度時，必會引起一種最後的社會革命；社會革命發生，資本主義消滅。

中央派的前提既然如此，我們就可以知道它的主張與右派不能相同。右派的社會主義者不大注意階級鬥爭，中央派則較為注重，認為階級鬥爭是一種自然的現象，經濟發展的一種自然表演。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無論那方面都有這種表現，質言之，無論那方面都有階級鬥爭。經濟上有工會與合作社所領導的階級鬥爭；政治上有社會主義黨所領導的階級鬥爭。工人的鬥爭有組織，資本家的鬥爭也有組織，這兩種組織是階級鬥爭中的兩種主要勢力。除了工人與資本家以外社會上還有一個重要的階級，即下中層階級，這個階級的成分很複雜；有小資本家、農人、商人與智識階級的各種份子。他們的地位是處於二大階

級之間，既可以加入資本階級的戰綫，又可以加入工人階級的戰綫。當工業工人的勢力與聲譽一天一天的增加時，下中層階級分子便漸漸的加入他們的戰綫；其結果，工人們成了民衆革命的領袖，統率着社會上一切被壓迫的人向資本階級奪取政治與經濟權力。

階級鬥爭的範圍一天一天的擴大，內容也一天一天的充實。此時的階級鬥爭不僅是經濟的鬥爭，而且也是文化的鬥爭，換言之，即兩種階級思想的鬥爭。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勞心者與勞力者的勞力都是資本的奴隸，這裏所謂文化，只是資本階級的文化。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勞心者與勞力者的勞力不是什麼階級的奴隸，而是全體人民的生活工具，這裏所謂文化是全體人民的文化。所謂兩種階級思想的鬥爭，就是這兩種社會思想的鬥爭。復次，此時的階級鬥爭也是一種極廣義的政治鬥爭；即奪取政權的鬥爭，因為人們不奪取政權，便不能實現他們的經濟與社會的理想。

在奪取政權這一點上，中央派的意見也和右派的意見不同。他們一方面雖然承認歐戰以後的社會主義運動較之戰前不無相當的進步，可是這種進步還是太慢。他們認為社

會主義在最近未來便可實現，所以主張各國的社會主義黨應當再進一步的積極的奪取政權。在他們的見解中，資本主義的內部的矛盾已經充分的表現出來，其中最大的一點便是它不能充分的利用社會的生產能力，藉以提高工人們的生活程度。只就這一點而論，資本主義的命運不久便要告終，社會主義的實現是一種不能避免的事。右派的社會主義者却沒有見到這一點，因為他們的策略的錯誤，在思想上，他們已經受資本主義的包圍；在資本主義包圍之中，他們當然不會在社會主義的實行方面有所準備，事前既無準備，等將來機會來到的時候，他們也不能實現社會主義。準此，中央派認為他們的任務便是在廿世紀中負擔實現社會主義的責任。他們雖然不反對社會主義黨與其他政黨共同組織混合政府，可是他們對於這種辦法，其行動却比較慎重，只要有機會，總以社會主義黨單獨組織政府為宜。

中央派與右派有一個相同之點，即二者都是主張以和平的與合法的手段來實現社會主義。他們認為在現有狀況之下，無論那個國家的社會主義者都不應當以武力來實現

社會主義；因爲以武力實現社會主義，對內要引起國內戰爭，對外要引起國際戰爭。革命引起戰爭，戰爭發生經濟紊亂，經濟紊亂一次，工人們要受數十年的犧牲，或者還會產生一種獨裁政治，使整個的工人階級受制於少數幾個獨裁者。爲革命而引起這種種不好的事件，即因解除工人的痛苦而反爲工人們增加這些痛苦，這種舉動未免太不合算。反之，中央派認爲：只要民主政治能够繼續存在，那麼，前途的困難雖然很多，社會主義黨總有獲得大多數人民擁護之一日，即社會主義總有實現之一日。

社會主義者的第一種工作是奪取政權。政權到手以後，社會主義者便得開始第二種工作，爲社會主義的實現作準備。根據中央派的見解，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中的一個要點便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中間的一種過渡時期，換言之，馬克思的主要學說之一是資本主義決不能直接的變爲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死亡以後，社會主義誕生以前，其中必有一種過渡的時期。在這種過渡的時期之中，社會主義者的主要工作是將大塊的農田，城市中的大規模地產，鑛山，鐵道，以及大規模的工商企業收爲國有。這一類的東西收爲國有以後，

國家對於它們的原主是否應當給與報酬，那就得看當時是怎樣，事先不能預定。如果國家對於原主要給以相當的報酬，那麼，報酬的方法就是給原主以一種特殊的債券，債券的價值，可以分爲幾期攤還；如果全數沒有攤還以前原主便死了，那麼，他手中的債券便失去了它的效力。復次，最初收爲國有的東西，只是前面所提到的幾種大規模的私產，或私有企業。至於一般小規模的私有企業，我們一時並不必收爲國有。所以在這種過渡期中，社會上有兩種不同的企業，一種是國有大規模企業，一種是私有小規模企業。社會主義政府的責任是盡力的擴大前種企業使它能發展到最高限度。

過渡時期的經濟狀況是如此，那麼，政治狀況又是怎樣的呢？根據中央派的主張，在這種過渡時期中，政治上的主要變化就是工人階級的政權的擴大。中央派所謂工人階級的政權之擴大，與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意義不同。他們認爲：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嚴格的說來，並不是馬克思所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它只是少數幾個人統治大多數民衆的一種恐怖主義者的獨裁政治。他們主張的工人階級政權之擴大是要一方面在實際上擴大工

人的政治權與社會權，一方面也要維持工人們的言論與思想自由。

第二國際中的第三派社會主義者是左派。左派的社會主義者的代表是英國的獨立勞工黨。這一派的思想與中央派有點相同，也認為社會主義這個東西是一種實際政治的問題，而且也是最近之未來的實際政治的問題。在這種見解之下，他們提出了一個口號，即「我們這個時代的社會主義」；這句話的意義是我們要在最近這個時期中實行社會主義。這派的代表既然是英國的獨立勞工黨，所以這一派的學說也是以英國的狀況為背景。他們鑒於戰後的英國的經濟狀況之惡劣，認為戰後的資本主義已經破產。他們解釋這一點的時候，往往是藉重馬克思學說中的金融資本主義這個概念。戰後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的主要特徵，從他們的眼光看來，只有一點，即金融資本的勢力的擴大。所謂金融資本的勢力的擴大，意義就是：現時的經濟組織已由無數的小企業的競爭趨於少數幾個大規模企業的獨占，獨占的形成，使工業管理權由工業資本家手裏轉移到金融資本家手裏；換言之，現時管理工業的人，不是創辦工業的一般原有資本家，而是供給工業以大宗資本的

銀行老闆；在名義上前者是工業的主人翁，在實際上前者只是後者的傀儡。銀行家雖然做了工業的主人翁，可是他們並不能好好的履行他們的職務。因為他們的目的只在利潤的獲得，除了利潤以外，其他的事，他們一概不管。銀行家既然只以利潤為目的，他們的信用政策當然也完全是以獲得最高利潤為標準，而不顧及到工業的真正需要。其結果，他們的信用政策往往錯誤，信用政策錯誤的結果，他們便不能預防經濟恐慌，不能預防經濟恐慌，便不能穩定貨物的價格，不能穩定貨物的價格，又可以引起經濟恐慌。在這種經濟制度之下，勞工的生產能率便無法提高，勞工的生產能率不能提高，勞工的生活程度也不能提高。既不能預防經濟恐慌之發生，又不能提高勞工的生活程度，現時的工業主人翁已經失去了他們管理工業的資格。

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不獨是經濟制度如此，政治制度也是一樣的惡劣。經濟制度由少數幾個人管理，政治制度也是由這少數幾個人操縱。在少數人操縱之下，所謂民主主義只是政治生活上的一種名稱，而不是一種實事，而且也不是一種可能的事。除了他們這幾個

少數的統治者以外，人民的日常生活都沒有什麼自由。只有這幾個少數的人有自由，因為他們一身兼領兩種職務，一方面統治經濟生活，一方面統治政治生活。

左派的社會主義者的主張是在資本主義破滅的當兒建設一個完全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因為他們要在最近的幾十年中實現這種目標，所以他們為社會主義制定了一種具體的計畫。計畫的要點：第一是組織一種全國工業委員會統治全國的工業生產，第二是組織一種全國銀行管理部統治全國的金融與財政；他們希望用這一類的組織，他們可以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實行所謂計畫經濟。

可是上面這種計畫並不是目前就可以實行的。關於這一點，左派的社會主義者與右派和中央派相同：大家都認為在社會主義沒有實現以前，應當有一個過渡的時期。過渡時期的工作是為社會主義建立幾個根本的基礎。換言之，他們主張：歐洲各國的社會主義黨，一經獲得政權，便須立刻設法解決工人的生活問題，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的第一步驟。解決工人生活問題的方法，在這派的社會主義者方面看來，就是由政府替工人制定一種所

謂「生活工資。」生活工資的意義是爲工人保障一種美滿的生活程度。所謂美滿的生活程度又有兩種意義：第一、這種生活程度要在二十世紀的文明社會中能算是美滿的生活程度；第二、這種生活程度應當以工業的負擔能力爲標準。他們認爲生活工資制定並實行以後，它可以完成兩種使命：第一、它可以解決工人的生活問題，第二、增加工人的購買力，免除消費不足的危險。有了生活工資，再加上一種國家主持的信用政策，那時他們必定可以防止儲蓄過多，增加全國的消費能力，發展國內市場並提高生產能率。

與生活工資相連的便是左派的國有政策。他們對於國有政策並不是毫無條件的信仰。換言之，左派的社會主義者也認爲在過渡時期中，政府並不一定要將全國所有的企業一律收爲國有。能够收爲國有的企業只是一般很興旺的企業。至於那些生產能率很低瀕於破產狀態的企業，政府決不能接收，因爲如果政府不能維持這種企業的生命，那麼，不獨政府在經濟上要受損失，並且國有政策的前途也要感受不良的影響。對於這種企業，政府應當促其實行合理化的政策，而不應收爲國有。不過一般基本企業如煤礦、動力、運輸、原料

與食品的入口事業，以及大規模商業與銀行這一類的東西，却非收爲國有不可，因爲不將它們收爲國有，政府便不能穩定一般的物價，也不能預防經濟恐慌的發生。

左派社會主義者認爲他們這種計畫可以用議會手段來實現；至於暴力的革命，那只是十九世紀中葉的一種主張，現時已經不能實用。像英國這種國家尤其是不能運用暴力；因爲暴力革命一經發生，英國的入口貿易便會停止，入口貿易一經停止，全國人民所需要的食品便會中斷；革命不到幾個星期，人民便會餓死一半。可是用議會手段來實現社會主義，並不能絕對的防止暴力革命；從資本主義走到社會主義，想要完全不用一點暴力，不是一種容易的事；有時反動勢力過大，社會主義者至少也得運用全國的同盟罷工來抵抗他們的仇敵；不過用議會手段來實現社會主義，暴力革命的危險可以減少到最低限度罷了。

左派社會主義者與右派及中央派主要的不同之點是在它們對於蘇俄共產主義的態度。右派與中央派對於蘇俄共產主義所抱的態度是仇視與攻擊；左派則不然，它們雖然不能完全接受共產主義的主張，可是它們認爲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二者總有成立妥協

之可能；所以左派勢力發達的國家，政府對於蘇俄的態度總是比較的近於友誼親善。

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學說大致便是如此。把第二國際的歷史、組織及其學說認清了，我們可以轉而論第三國際。

第二章 第二國際的歷史

第三國際的醞釀，遠在歐戰的初期。我們在第一章曾經說過，歐戰發生不久，便有一部份的社會主義者想恢復第二國際。當時對於這件事情最熱心的是意大利與瑞士的社會主義者。一九一四年時，意大利的社會主義黨已經發達到了相當的程度。它的會員很多，在議會裏面的組織也很堅固，而且與國內的勞動團體以及合作運動都有相當的聯絡。該黨當時在墨索里尼的領導之下，歷來便保持一種反對戰爭的態度。一九一二年，它曾經極力的反對的黎波里戰爭，並且為反對那次的戰爭，還把黨內一般主張戰爭的黨員——社會改良派的黨員——開除了一部份。一九一四年六月歐戰剛要發生時，它曾經組織了一個

大規模的同盟罷工運動，幾乎要引起全國的大革命。歐戰發生後，該黨發表過一篇社會主義者的宣言，反對一切的戰爭，主張意大利絕對的維持中立。草擬這篇宣言的人之一便是現時一般稱爲世界怪傑的墨索里尼。

當時意大利的社會主義者差不多全體都有一種共同的觀念認爲他們本身對於國際主義運動負有重大的使命。爲履行這種重大使命計，他們在一九一四年九月邀請瑞士的社會主義者在盧幹羅（意大利域名）舉行一次聯席會議。會議以後，兩國的社會主義者聯名發表了一篇宣言。這篇宣言的內容大致分爲三點：第一、戰爭是帝國主義者的戰爭；第二、世界上沒有一個無罪的政府；第三、第二國際的國際社會主義部應當立刻召集一次會議，討論停止戰爭的方法。同年同月，美國的社會主義者也發出了大批的請柬，邀請歐洲各國的社會黨到華盛頓去開一個國際社會主義者大會。一九一五年一月，瑞典、挪威、荷蘭與丹麥的社會主義者又在哥本海根舉行會議，討論一種各國社會主義者都能認可的議和條約。

可是這幾次的會議，沒有一個發生效力。國際社會主義部的領袖——比利時的社會主義者樊德菲——拒絕了盧幹羅會議的請求，沒有召集會議。不久的時候，國際社會主義部即由該部的秘書主張，把它由不魯捨爾遷到海牙。這一來，引起了法國社會主義者的反對，因此國際社會主義部的勢力更較前減小。其結果，幾個中立國的社會主義者進行和平運動的努力，不獨沒有實現和平，反而還引起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內部的進一步的分裂。

歐戰發生後的第二年春季——一九一五年——各交戰國的社會主義者與勞工領袖擁護戰爭的精神益形激烈。擁護戰爭的精神益形激烈的結果，民族主義一天一天的興隆，國際主義一天一天的衰敗。德國社會主義者的領袖們——如雪德門 (Philipp Scheidemann) 與愛柏特 (Friedrich Ebert) 之流——公開的告訴德國的勞工羣衆說：德國的民族利益即德國勞工階級的利益；德國的勝利即德國勞工階級的勝利，也就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勝利。法國和比利時的社會主義者領袖——如多瑪思 (Albert Thomas) 與樊德菲——也是作同樣的宣傳說：法國與比利時的敵人——德國——就是法國與比利時

的無產階級的敵人，法國與比利時的勝利就是法國與比利時無產階級的勝利，也就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勝利。英國的社會主義者中也有一部份是如此，鼎鼎大名的社會主義領袖威爾斯和亨德門（H. M. Hyndman）都是屬於當時的主戰派，即當時社會主義者裏面的右派。

有右派就有左派與中央派。右派這種論調剛剛發表，便引起了其他兩派的反對。先說中央派。中央派的重要分子，在德國有考次基、伯恩斯坦與哈斯（Hugo Haase）；在法國有朗格（Jean Longuet）；在英國有麥唐納。這一派社會主義者的意見，大致以為各國的社會主義者與勞工領袖雖然因民族利益的驅使暫時脫離了前此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可是他們還是應當在戰爭的範圍以外把國際社會主義當作他們的最後目標，使戰爭終止以後，第二國際可以立刻復活。次說左派。左派的代表，在德國有李卜克利西與盧森堡；在奧國有阿德拉（F. Adler）；在法國有蒙拉（P. Mourin）；在英國有獨立勞工黨；在俄國有列寧與托羅斯基。當時這一派的主張是第二國際已經失敗，各國的社會主義者應當組織一個

這三派的社會主義者以對於戰爭的主張不同又可以分爲兩派：一個是主張戰爭的多數派；一個是反對戰爭的少數派。最初發起把這個少數派團結起來的是意大利的社會主義黨。不過這時的意大利社會主義黨內部已經有了分裂；大多數的黨員雖然是繼續保持着原有的反對戰爭的態度，可是有一部份少數的黨員已經變節，極力的主張戰爭。經該黨奔走聯絡的結果，各國反對戰爭的社會主義者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在瑞士的基莫瓦德開了一次會議。這次到會的人有法國和德國的非正式代表以及俄國、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意大利、瑞士、荷蘭、瑞典與挪威等國的正式代表四十多人。會議以後，發出了兩個宣言：一個是德國和法國的社會主義者的宣言，一個是代表全體的宣言。前一種宣言的大意是：這次的戰爭決不是德法二國的社會主義者的戰爭，他們一直到現在都還是在努力和和平運動。第二種宣言的大意是：這次的戰爭完全是各國政府、秘密外交、資本階級與教會所造成的罪惡；各國的社會主義者，事先既不能阻止戰爭，事後又變節主張戰爭，也得負相當的

責任；各國的無產階級應一致聯合起來使戰爭無條件的結束。

草擬這篇宣言的主要人物是俄國代表列寧。依他的主張，基莫瓦德會議應當立刻組織一個新的國際，同時以革命為手段來停止戰爭。不過他的主張沒有獲得多數代表們的同情，因為後者的意見是立刻停止戰爭然後恢復第二國際。為達到他們這種目標起見，他們在會議終了時組織了一個國際社會主義委員會，即著名的基莫瓦德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職務是與第二國際的國際社會主義部合作，使戰爭能早日結束。

一九一五年的冬季，各國社會主義黨中的主戰派與非戰派的衝突益形擴大，尤其是德法二國的社會主義黨。十二月十五日，德國的非戰派的社會主義者，不顧黨紀，自動的宣布德國已經準備停止戰爭；同時在國會中另外組織了一個新的團體，以反對政府的戰爭預算為任務。一九一六年一月，法國的非戰派的社會主義者也採取同樣的行動。他們在墨亨（Merrheim）與柏德龍（Bourderon）領袖之下，組織了一個國際關係促進委員會，以秘密宣傳基莫瓦德會議的議決案為宗旨。不久以後非戰派的領袖之一，朗格，在法國社會主

義黨中獲得了許多非戰團體的擁戴，要求各國的社會主義者立刻舉行一次國際大會來討論和平問題。此時的英國的獨立勞工黨已經認可了基莫瓦德決議案，也願意與其他各國的非戰團體共同努力於停戰運動。

戰爭一天一天的延長，反戰的空氣也一天一天濃厚。一九一六年四月，基莫瓦德委員會為增加反戰空氣起見，又在瑞士的肯德爾召集了一次社會主義者會議。這次會議與歷來的會議相同，除發表宣言咒詛戰爭外，沒有別的成果。當時的反戰運動中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反對戰爭的人已經由社會主義者漸次的擴充到一般的民衆。歐戰打了兩年，兩方面的戰爭都沒有進展，同時戰事還是照常的延長，人民的生活一天一天的困苦；因戰爭而得利益的只是少數幾個軍用品業的資本家，因戰事而受犧牲的却是大多數的民衆；其結果，各交戰國的人民都漸漸的獲得了一種認識，即：這次的戰爭——無論勝負如何——的結果，只是一般民衆的生活的長期的惡化；戰爭早完一天，惡化的程度便可減少一點。社會主義者的反戰運動之所以能漸次擴大，主要的原因就在這一點。

一九一七年春季所發生的兩個重要事件，對於社會主義者的非戰運動給與一種很大的幫助。是年三月八日，俄國革命發生。幾個星期以內，俄皇退位，俄羅斯共和國宣告成立。新政府中的主要人物都是非戰派的社會主義者，其中還有幾個人參加過一九一五年的基莫瓦德會議。同年四月七日，美國加入戰爭。這兩件事情的發生都足表明歐戰提早結束的可能，給與一般和平運動者一種新的希望。

和平希望一經提高，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便因此而獲得了一種新的生命。第二國際的國際社會主義部，荷蘭社會主義黨，美國社會主義黨，以及俄國彼得格勒工兵委員會等等團體，都提議召集一次國際社會主義大會；其結果它們聯合起來發了一個共同的請帖，邀請歐美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到斯德哥爾摩去開會，會期訂爲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五日。當時接受這個請帖的有德國、法國、意大利、俄國、英國與美國的社會主義黨。除了它們以外，還有許多國家的社會主義者允許以私人資格出席會議。在當時歐洲的社會主義領袖中反對斯德哥爾摩會議者差不多只有俄國的列寧一人。列寧之所以反對這次會議，因爲在他的

見解中，這次會議的發起人都是社會改良派的分子，會議的目的也只是在大戰結束以前作一種分贓的預備。

反對斯德哥爾摩會議的雖然只有列寧，可是那次會議始終沒有舉行。會議之所以不能舉行，就是因為各國政府大都不願意在戰爭沒有結束以前讓它們本國的社會主義者去參加一種國際會議。政府既不願意，既不發給代表們以護照，會議當然就不能舉行。斯德哥爾摩會議不能舉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又因此而遭受一次打擊。不過這次打擊的影響很小，因為當時的國際形勢對於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非常順利。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國的共產主義者在列寧與托羅斯基等人的指揮之下組織了第二次的俄國革命。不到半月的工夫，第二次革命便宣告成功，共產黨奪得政權。共產黨奪得政權以後，立刻便實行社會化的政策，將全國的土地與工廠都收為國有。革命還不到一年，俄國共產黨便將列寧從前在基莫瓦德會議中提出的種種計畫都實行了。第一，俄國已經自動的停止戰爭，第二，無產階級專政的政府已經成立，並且在進一步的根據馬克思主

義的原則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了。

共產主義革命的成功，對於當時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發生了兩種影響。第一種影響是：歐洲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可恢復了他們的和平運動，同時各國的勞工界也恢復了他們的社會改革運動。一九一八年，這種運動在中歐各國已經有了重要的表現。是年一月，德國與奧國發生了大規模的罷工。五月，匈牙利的工人組織了要求普及選舉的示威運動。六月，奧京維也納的工人，在奧大利社會民主黨指揮之下組織了所謂和平與麵包示威運動。七月，匈牙利發生同盟罷工。八月，維斯非尼亞的礦工同盟罷工。這一切的運動繼續發展，結果到了是年十一月，德國發生革命。

同盟國方面如此，協約國的狀況也差不多。自從俄國第二次革命發生以來，英法等國的社會運動不獨復活，並且還有左傾的趨勢。法國少數派的社會主義者，在朗格指導之下，戰勝了多數派的社會主義者，取得了法國社會主義黨的領袖權。英國的勞工黨此時也制定了一種所謂新社會制度的計畫，從此變成一個正式的社會主義黨。意大利的社會主義

黨不獨左傾，並且還進一步的與蘇俄共產黨表示同情。

共產革命的第二種影響是使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內部的分裂較前更加擴大。歐戰以前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本來就分裂爲左右中三派，各派的學說不同，對於一般問題的見解也不同。自從俄國發生共產革命以後，它們內部的分裂較前愈加激烈，因爲除了那些原有的意見衝突之外，現在還產生了一種新的意見的衝突，即專政與民主的衝突。大多數的社會主義者——右派，中央派與一小部份之左派——大都不贊成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下的急進的工業國有的經濟政策與恐怖主義的政治政策；他們之所以如此，因爲他們認爲社會主義這個東西決不能與民主主義分離，尤其是不能以恐怖主義來作基礎。可是一般的左傾的社會主義者的意見却是不同，他們認爲無產階級專政是實行社會主義的唯一途徑，同時所謂急進主義與恐怖主義，也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必需條件。這樣一來，社會主義運動內部的衝突便要擴大起來。

一九一九年二月，歐洲各國的社會主義者舉行我們在第一章曾經述及的柏恩會議。

柏恩會議的目的之一——我們已經說過——是要恢復戰前的第二國際會議的結果，產生了所謂第二國際改造委員會。且到此時為止，俄國的共產黨，因忙於國內的革命工作，對於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差不多是抱着一種放任的態度。可是自從柏恩會議產生了一個第二國際改造委員會以後，共產黨的態度便不同了。共產黨態度之改變，原因非常簡單。歐戰後的歐洲社會主義雖然有左傾的趨勢，可是一般的社會主義者對於俄國派的共產主義都是堅決的反對。換言之，當時歐洲的社會改造運動——表面上雖有沒有系統的組織——事實上已經分成了兩種不同的派別，即漸進的社會主義派與急進的共產主義派。在柏恩會議以前，這兩個不同派別的社會改造運動都沒有中心組織。自從柏恩會議產生了一個第二國際改造委員會以後，漸進的社會主義派似乎不久便要重整旗鼓，重新樹立一種承繼戰前第二國際的新國際組織，統一——至少是希望統一——歐洲或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社會主義運動的統一就是社會主義運動勢力的擴充；社會主義運動的擴充，對於俄國共產主義運動當然是一種威脅。柏恩會議後，俄國共產黨對於國外的社會主義

運動之所以改變態度，原因就是如此。

俄國共產黨對於歐洲社會主義運動改變態度的結果，便是積極的進行組織一個共產主義國際的運動。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到六日，它在莫斯科召集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國際共產主義大會，到會的人有三十四個國家的革命團體的正式與非正式代表。會議的結果，第三國際的前身基莫瓦德委員會宣告取消，第三國際正式成立，成立以後，這個新的國際發表了一篇共產黨宣言。宣言的內容大致可以分爲三點。第一點是關於歐戰的認識。第三國際認爲這次的戰爭是帝國主義者的戰爭。不過這次帝國主義的戰爭與前此的所有帝國主義戰爭有一個不同之點，即國與國間的戰爭的結果已引起了國內階級間的戰爭。階級戰爭的爆發的結果，帝國主義的國家必會因此而滅亡，所以帝國主義者製造戰爭，無異乎是爲它自己製造自殺的工具。戰後的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資本主義已經破產，資本主義的統治已經失敗。雖然各資本主義國家正在組織國際聯盟來團結它們的勢力，藉以延長它們的生命，可是在無產階級革命與殖民地國家羣起反對帝國主義的狀況中，

資本主義國家想要藉國際聯盟的勢力來苟延殘喘，事實上是一種不可能的事。第二點是關於一般社會主義者的批評。共產黨認爲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在歐戰期中擁護帝國主義戰爭的行動，已經證明他們是無產階級的敵人，資本階級的助桀爲虐者。社會主義者的右派固然是如此；即一般自命爲革命主義者的中央派——如德國的獨立社會主義黨，英國的獨立勞工黨以及法國的所謂少數派——也是一樣，因爲它們一方面利用急進主義的名詞來籠絡無產階級，一方面又極力的壓迫後者的革命運動藉與資本階級妥協。所以各國的無產階級必須打倒這兩派的社會主義者，與已經加入第三國際的左派社會主義聯合起來與反革命勢力奮鬥。第三點是說明第三國際的任務。據第三國際看來，戰後的一切發展，已經證明恢復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是一種不可能的事。如果人們要解決現時一切資本主義所不能解決的問題，那麼，唯一的有效方法便是使無產階級獲得政權，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爲達到這個目的起見，無產階級必須武裝起來，解除資本階級的武裝，組織工農蘇維埃政府，創立自衛紅軍，然後效倣蘇俄的榜樣，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國際的任務

便是引導各國的無產階級，使它們能奪取政權，以專政的手段來實現社會主義。共產黨宣言的內容大致便是如此。

第三國際成立迄今已經有了十三年的歷史。因為篇幅有限，我們不能把它這十三年的歷史詳細研究，只能把它裏面幾件比較重要的事件簡單的作一種報告，使我們對於第三國際在史的方面獲得一些認識。

(一) 一九二〇年的廿一條

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七日第三國際舉行第二屆國際共產主義會議於彼得格拉會議的目的之一種是：各國共產黨或左傾社會主義黨加入第三國際的條件的討論討論的結果，大會通過了所謂二十一條，作為第三國際收納會員的標準。從這二十一條中，我們不獨可以看出第三國際與各國共產黨的關係，並且對於第三國際的性質也可以獲得一些認識。茲將二十一條的原文，摘譯於左：

第一條 一切宣傳與煽惑必須以共產主義以及第三國際的政綱與決議案為基礎。共產黨創辦的一切新聞紙

必須由一般努力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忠實黨員負責辦理。黨員宣傳無產階級專政時，不應僅是刻板式的對於這個名詞加以解釋，並且還要以極通俗的語句說明它的意義，使一般民衆都能了解。

第二條 凡欲加入第三國際的政黨，必須將勞工運動範圍以內——即政黨、言論機關、職工組合、議會中的團體、合作社與其他勞工組織——的改良主義者與社會主義的中央派分子一律肅清，代之以黨部認可的共產黨員。

第三條 歐美各國的階級鬥爭都已達到了國內戰爭的境界。在這種狀況之下，共產黨員從事革命工作時，可以不必顧慮到法律的裁制。黨員的責任是在各處組織平行的秘密機關，俾能於時機成熟時，襄助黨部進行革命工作。在共產黨不能完全公開活動的地方，黨員的公開活動必須與秘密行動相輔而行。

第四條 共產黨員責任之一種，是在各國的軍隊中對於共產主義作有系統的宣傳。如環境不利於這種宣傳時，黨員得以秘密方法進行之。凡放棄此種責任皆為共產主義之叛徒，必不容於第三國際。

第五條 在農村方面作有系統的宣傳，也是一種必要的工作。勞工階級的革命除非獲得農民的擁護——至少是貧農的擁護——決不能得到勝利。放棄農民即放棄共產階級革命。

第六條 凡欲加入第三國際的政黨對於社會愛國主義與社會和平主義均須一律反對，且同時必須向勞工階級說明：無產階級為阻止帝國主義戰爭計，必須以革命手段推翻資本主義，否則現時一切維持世界和平的機關，各國國際仲裁法庭，裁減軍備條約以及國際聯盟，皆不足以消滅戰爭。

第七條

凡欲加入第三國際的政黨必須摒棄改良主義與中央派的社會主義，並須對所屬黨員切切聲明此點。

否則不能實行共產主義的政策。

第八條 殖民地國家與包含有少數民族的國家的共產黨，對於殖民地與少數民族必須保持一種顯明與確定的態度。所謂顯明與確定的態度，即對於帝國主義者的詭計盡量暴露，對於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運動盡力援助。

第九條 凡欲加入第三國際之政黨，必須在職工組合、工廠委員會、合作社與其他勞工團體中組織細胞（或譯小組）積極活動，使各該團體變為共產主義機關。各團體中之細胞均須由共產黨指揮統治。

第十條 凡欲加入第三國際之政黨，必須與第二國際系統下之職工國際積極奮鬥，並在勞工階級中對於職工國際作反對宣傳，但對於第三國際系統下之赤色職工國際必須盡力扶助，使後者的國際勢力日趨發達。

第十一條 凡欲加入第三國際之政黨，必須隨時監視該黨黨員在議會中之一切行動，務使議會中之該黨黨員一致服從黨的指揮，一切行動均以革命宣傳與煽惑為基礎。

第十二條 凡欲加入第三國際之政黨，必須採用民主集權主義。在此戰爭堅銳化之時代，共產黨為履行其責任計，應採用中央集權之組織，應維持鐵的紀律，並授予幹部以廣大之權力。

第十三條 凡能公開活動之共產黨，必須時時利用清黨的方法——從新登記——排除黨內小資產階級或下中等階級的分。

第十四條 凡欲加入第三國際之政黨，必須盡力援助蘇俄，增加後者與反革命爭鬥的勢力。蘇俄之敵人，有運軍

除或軍火以援助反革命勢力者凡欲加入第三國際之政黨必須盡力宣傳以阻止之。

第十五條 凡欲加入第三國際之政黨，必須據第三國際之決議案與本國之特殊情形，制定共產黨綱領，由第三國際批准施行。

第十六條 凡加入第三國際之政黨，對於第三國際的一切議決案，均須切實奉行。

第十七條 凡欲加入第三國際之政黨均須命名為第三國際某國分會，藉以表示其為第三國際之一部。

第十八條 各國共產黨之機關報，應一律轉載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之重要文件。

第十九條 凡已加入或已請求加入之政黨，必須於第二屆國際大會後四月以內召集特別會議，考慮上列各條，各黨中央機關必須將第二屆國際大會的議決案即日送達各地黨部使衆週知。

第二十條 凡現欲加入第三國際但未修改原有策略之政黨，在未加入第三國際以前必須滿足下列條件：三分之二的中央委員以及其他中央機關工作人員，確係在第二屆國際大會以前即已決定加入第三國際之分子，但經第三國際認可者不在此例。

第二十一條 凡徹底反對上列各條以及第三國際制定之其他原則者，應開除黨籍。

(二) 一九二六年之內閣

一九二六年是國際社會主義與勞工運動的內閣時期，內閣程度最大的便是統治全

世界共產革命的第三國際。根據第三國際的組織原則，第三國際這個東西是一個整個的，統一的國際黨，黨內不能分黨，也不能分派。不過理想是理想，事實是事實。一方面因為年來資本主義經濟的穩定與各國勞工運動的失敗，一方面因為俄國新經濟政策之實行與私有企業制度之復活，一九二六年的夏季，第三國際內部發生了黨派的紛爭。單就俄國而論，此時的共產黨已經分裂成了兩黨，一個是史太林黨，一個是反對黨。反對黨又分五派：第一是工人反對派；他們一、反對新經濟政策，二、反對黨內的言論不自由，三、反對勞工生活之惡化。第二是民主集權派；這派反對的對象是：俄國共產黨在名義上是民主集權，可是在事實上完全是少數領袖們的專制。第三是左派；左派的主張是將國家利益與勞工階級的利益劃分清楚，藉以提高勞工階級的經濟權利。第四是新反對派。第五是托羅斯基派。一九二六年夏季，五個反對派的領袖們已經團結起來組織了一個反對黨，向史太林派進攻，開始進行奪取政權的爭鬥。

俄國共產黨的內鬨引起了全世界各國共產黨的分裂。各國共產黨分裂的結果，產生

了大批的右派，極右派，左派與極左派。反對黨各派的主張雖然不同，可是它們反對史太林派的精神都是一致。它們都一致認為俄國共產黨已經腐化，已經不能主持第三國際，為改造第三國際起見，各國的反對派必須聯合起來，在托羅斯基領袖之下形成了一個國際的反對黨，在各國進行反史太林運動。不過這個國際的反對黨，也不是一個整個的統一的國際黨，因為它本身是由各國種種不同的反對派組合而成的東西。這些不同的反對派，在反對史太林的旗幟之下雖然是一律的合作，可是除了這一點外，它們的主張還是各不相同，甚至於相互攻擊；譬如德國的反對派說俄國的反對派是托羅斯基主義者，俄國的反對派說德國的反對派是西歐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從這一點，我們便可以看出當時第三國際分裂與內鬨的程度。

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第三國際的內鬨也一天一天的加激。雖然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史太林派與反對派曾經一次的妥協——妥協的方面是由反對派發表一個宣言，聲明此後他們的言論與行動不得違背黨紀——不過這種妥協也只是一種暫時的性質，不到幾

天功夫，反對派的反史太林運動又復活起來，反對派運動復活的結果，第三國際決定採用高壓手段。沒有幾天，托羅斯基——俄國共產黨政治部部長——撤職；基羅維夫——第三國際主席——被迫辭職；此外還有許多其他各國的共產黨領袖也受了革職的處分。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第三國際的擴大執行委員會開幕於莫斯科。這時反對派的領袖們雖然已經受了處分，可是他們的反史太林運動却還是照樣的進行。因此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整個的時間差不多完全都花費在兩派的爭執上面。會議的結果，還是史太林派得了勝利，史太林的政策由委員會認可。一年以來，兩派爭執的問題暫時獲得了一種解決，執行委員會接收史太林派的理論，承認資本主義已經暫時穩定，世界革命暫時停滯，否認了托羅斯基對於時局的一切分析，同時俄國共產黨還是保全了第三國際領袖的資格。

(三) 一九二七年的中國革命與反對派的剷除

第三國際發生內闕時，中國的國民革命已經開始。自從一九二六年革命軍在廣東獲得勝利以後，第三國際對於中國革命便產生了極大的興趣，認為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

一個中心問題，共產黨有促進其發展的義務。據第三國際看來，中國革命與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相同，二者都是半農民、半工業的民主主義的革命。

第三國際自從對於中國革命發生興趣之後，它立刻便遇見了一個重要的問題。一九二四年以來，資本主義已經趨於穩定，這一點，第三國際的首領們已經認識。資本主義既已穩定，那麼，中國又怎能發生革命呢？如果中國革命繼續延長，那麼，它對於資本主義的穩定有什麼影響呢？是助長資本主義的穩定？還是破壞資本主義的穩定？第三國際既然認中國革命為世界革命的中心問題，那麼，它對於這兩個問題的關係必須給它的信徒以一種最後的指示。

第三國際謀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將全世界分為三個部份。第一個部份是西歐與美國。在這一部分的世界中，資本主義的確是在趨於穩定之途。第二個部份是蘇俄。在這一部分的世界中，資本主義已經消滅，社會主義正在建設的程序中。第三個部份是中國與其他殖民地國家。在這一部分的世界中，革命的潮流正在高漲，資本主義正在崩潰之中。在這

種認識之下，第三國際的一般左傾份子都以為中國的革命不久便可以擴大成爲一種大規模的社會與經濟革命，革命的結果，農工階級必會組織一種無產階級專政的政府，把中國造成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國共產黨的左派在當時便有這種見解，所以他們的一切行動都是以促進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爲目標。

不過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見解却是不同。它認爲中國革命雖然可以擴大爲社會與經濟的革命，可是中國的農工階級一時恐怕不能夠實行階級專政；革命的結果至多不過是產生一種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政府，經過了這一個階段以後，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主義社會才能實現。所以它對於左派的行動表示反對，要求後者停止他們的活動，使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聯合起來，共同制定一種革命的綱領，同時在經濟方面進行一種改革運動，將主要的生產工具與銀行收爲國有，且實行農工生活之改良。

從一九二六年夏季到一九二七年春季，中國革命運動節節勝利，同時因爲國共合作的結果，第三國際在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勢力也大大擴充。一九二七年五月，中國共產黨在

漢口舉行第三次全國大會時，中國的革命差不多可以說是完全爲第三國際操縱。各省的工會完全是共產黨的機關，各省的農民協會也是由共產黨把持，而且當時的工農組織，不僅是一種經濟勢力，同時也是一種政治的勢力——在湖南湖北與江西幾省，唯一的勢力便是工農階級的勢力。當時第三國際爲進一步的擴充它在遠東的勢力起見，曾經在漢口召集了一次太平洋職工組合大會，並且由大會產生了一個太平洋勞工書記部，把它當作指揮與統治遠東各國共產主義派的勞工運動的總機關。

第三國際在中國的勢力雖然一天一天的擴大，可是一般反對派對於它的政策却是盡力攻擊，認爲第三國際的中國革命政策是一種機會主義者的政策，以俄國本身利益爲基礎的政策。他們並且還警告第三國際，說中國國民黨的領袖們決不會永遠的容納共產黨，或遲或早，中國國民黨必會有剷除共產黨的一天。第三國際如果要促進中國革命，那麼，唯一的方法便是容納中國共產黨左派的主張，脫離國民黨，獨立的進行一種純粹的無產階級革命。

關於這一點，反對派的眼光似乎要比第三國際高出一等。一九二七年夏天的中國革命的一切進展已經證實了反對派的預言。自從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之後，國民黨即開始清共與反共運動。幾個月的功夫，中國共產黨在政治經濟與社會方面的勢力都漸次的崩潰，第三國際在中國的勢力也隨之而漸次消滅。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第三國際的內鬨與中國革命發生於同一時期。一九二六年的冬季，反對派的幾個重要領袖雖然受了革職的處分，史太林派雖然保全了統治第三國際的勢力，可是兩派的紛爭却仍然繼續存在。當時反對派的反史太林運動大致有兩種主要的策略。第一種策略是利用第三國際的大會與執行委員會的機會，盡力的宣傳他們的政策。第二種策略是在第三國際以內組織一種强有力的團體，用漸進的手段來奪取第三國際的統治權。其結果，俄國的反對派組織了各種的地方委員會與中央委員，西歐各國的反對派也組織了一種所謂國際左派共產主義同盟，二者的運動都是以打倒史太林，取得第三國際的統治權為對象。

一九一七年時，反對派的運動較前更加激烈，它們除了口頭宣傳以外，還暗地裏創辦了幾個印刷機關專門印刷它們的宣傳品，公開的組織示威運動。這樣一來，第三國際便不能不設法應付它們了。第三國際第一步的方法是給反對派的領袖們以警告：說後者這種行動是等於組織第二黨，完全違反了共產主義的革命原則，如果他們再不停止活動，第三國際便要給以嚴厲的處罰。反對派得了這種警告以後，還是繼續的活動。一九二七年八月，俄國共產黨的中央管理委員會召集了一個特別會議，討論處罰反對派領袖托羅斯基、基羅維夫等的問題。同時托羅斯基等人不知爲了什麼原因却又聯名發表了一篇宣言，聲明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的蘇俄始終是絕對的無條件的擁護，絕對的反對組織第二黨；不過他們同時也要擁護他們自己的立場，要求第三國際恢復德國反對派的共產黨員的黨籍。可是宣言發表以後，反對派的活動還是照舊的進行。當俄國共產黨舉行十月革命十週年慶祝會的時候，反對派的人們在莫斯科與彼得格勒組織了大規模的示威運動，提出了改組俄國共產黨與第三國際的口號。這時第三國際與俄國共產黨已經是認爲忍無可忍，決定

以強硬手段對付。一九二七年十月第三國際革除了托羅斯基的執行委員會的職務。十一月，俄國共產黨又開除了托羅斯基與基羅維夫二人的黨籍。十二月，俄國共產黨舉行代表大會時，反對派中間又有幾千人開除黨籍。反對派被開除黨籍的結果，反對運動在表面上已經消沉了下去，史太林再度的保全了第三國際的領袖權。

(四) 一九二八年第三國際第六屆大會

第三國際的第五屆大會舉行於一九二四年。根據第三國際的組織法，至少每二年應當舉行一次大會。可是因為種種的原因，它的第六屆大會遲至一九二八年才舉行。這次的國際大會的主要工作有兩種：第一是由執行委員會報告近四年來國際形勢的轉變。自從第五屆大會閉幕以來，國際形勢已經發生了種種重要的變化。第一種變化是國際資本主義已經由戰後的恐慌漸漸的進入了穩定狀態，使西歐及美國的革命運動歸於暫時的停滯。第二種變化是：二年以前第三國際對於中國的國民革命懷抱着一種很大的野心，認為第三國際雖然不能立刻使國民革命變成它所希望的無產階級革命，然而它至少可以利

用國民革命推進中國共產黨的勢力，作爲促進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一種準備。可是兩年來的事實的演進却有出乎第三國際意料之外者。自從一九二七年國民黨開始反共運動以後，共產黨在中國政治上的勢力已經完全消滅，國民政府的勢力一天一天的進展；中國共產黨除了在暗中操縱一部份的農工運動以外，一時恐無發展的機會。第三種變化是第三國際本身的分裂。一九二四年以前，第三國際是一個統一的國際黨，黨員中雖然有少數不滿意於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人，可是他們却沒有反對第三國際的行動。近四年來的狀況却是不同。除了極少數的例子，差不多各國的共產黨都有所謂派別之分，與反對黨的組織。這些反對黨的領袖們雖然已經被第三國際開除，可是他們的勢力還是潛伏在第三國際以內，其結果，第三國際在它進行革命的程序上遇見了一種新的困難。大會的第一種重要工作便是向各國的代表們報告這種種的重要變化，使後者認識目前的國際形勢。

大會的第二種主要工作是討論並制定第三國際的綱領。第三國際當一九一九年成立時，雖然制定了一種綱領，可是那種綱領只是暫時的而不是正式的綱領。這次的大會，經

過全體代表的長期討論以後，最後爲第三國際制定一種正式的綱領。綱領的內容略述如下：

(一) 政治方面 第三國際在政治方面的主張是使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然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它所主張的奪取政權，意義不僅是更換現存政府的官吏，由無產階級取而代之；而是要以革命的手段首先消滅資產階級的政府機關，解除資產階級的武裝，剷除一切的反無產階級的勢力，然後由武裝的無產階級另外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新政府，根據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統治社會。

(二) 經濟方面 第三國際在經濟方面的主張是以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推翻現存資本主義制度，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爲達到這個目的起見，無產階級政府必須把私有財產制度取消，將一切主要的生產及分配機關化爲國有。生產與分配機關收爲國有以後，然後由國家按照一定的計畫來進行全國的經濟事業。

(三) 手段 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必須藉重武裝革命或暴力工具。無產階級革命之所

以必須以武裝革命爲主要工具，就是因爲資產階級的抵抗無產階級的革命的企圖是完全以武裝壓迫爲主要工具。只有武裝才能打倒武裝，所以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是武裝的革命。一直要等到資產階級的武裝完全被無產階級解除以後，武裝革命才能停止。

第三國際的第六屆大會除了制定綱領以外，對於其他的幾個問題，如資本主義戰爭問題、殖民地革命問題以及第三國際組織法的修改問題，都有相當的討論。關於這幾個問題，我們在第四章中都要研究，此處可以不必討論。

第四章 第三國際的現狀

第一節 第三國際的組織

第三國際的組織，可以分做三部份來看：第一部份是第三國際本身，即第三國際的政治勢力的組織；第二部份是第三國際所統轄的赤色職工國際，即第三國際的經濟勢力的組織；第三是第三國際所統轄的其他國際，即第三國際的社會勢力的組織。

(甲)第三國際本身的組織

第三國際這個東西——無論是從組織方面看來，或是從行動方面看來——總是一個國際的政治結合。這種結合的分子是全世界五十幾個國家的共產黨，有些是公開的共產黨，有些是秘密的共產黨。共產黨的黨員大都具有下面三種資格：第一、信仰共產主義的原則；第二、願意為共產主義工作；第三、絕對的遵守共產黨的紀律。有些國家，共產黨是一種公開的政黨，黨員可以公開的活動，他們可以講演，可以辦報，可以競爭選舉或用他種活動來宣傳共產主義。有些國家，共產黨還是一種秘密的政黨，在這種地方，黨員的活動只能在秘密中進行，不能公開。

根據共產主義的原則，共產黨的基本組織是一個工作場所中的工人。這個工作場所有時是一個工廠，有時是一個礦洞，有時是一個農場。每個工作場所中的工人組織起來成爲一個細胞，稱爲工業細胞。除了工業細胞以外，還有一種所謂街市細胞，即同一區域內的共產黨黨員的組織。這種細胞組織是共產黨的基本組織，也就是黨員平日開會，討論問題

的地方。共產黨在各國的地位不同，所以各國的共產黨細胞組織的發展的程度也不一律。有些國家的細胞組織很發達，有些地方細胞組織還沒有開始。

由細胞組織擴大而成各區的共產黨，由各區的共產黨擴大而成一個整個的共產黨。在一般狀況之下，共產黨的統治機關大都是所謂中央執行委員會，這個執行委員會是由全國的共產黨員代表大會所產生。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休會期中，全國的黨務是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所產生的中央政治部負責處理。

共產黨的政治是一種集權政治，也有人稱它爲民主主義的集權政治。黨內的每個機關，對於上級機關的議決案或命令，都得迅速的、嚴格的執行；每個黨員都得服從所謂黨的鐵紀。在一個問題還沒有議決以前，黨員們可以在各自的細胞中自由討論。可是問題一經議決以後，每個黨員就是無條件的遵守。黨員們對於整個的黨，無論是以個人資格也好，或是以團體資格也好，絕對的不能有反對的行爲，黨內不能分派，是共產黨的基本原則之一。共產黨之所以如此的重視集權，目的就是把議決權與執行權完全的集中在中央政治

部手裏，復次，集權主義對於共產黨還有一種好處，共產黨的活動有些是極秘密的——如軍隊的煽惑等等活動——這種秘密的活動只能有少數人知道，如果不採用集權主義，這一類的活動便無法進行。如果共產黨還是一個秘密的政黨，那麼，這種集權主義尤其是重要。

每個國家的共產黨都是第三國際的支部。關於這一點，第三國際的組織與第二國際大不相同。各國的社會主義黨是第二國際的支部，可是第二國際的議決案，它的支部並不一定執行，第二國際也不能強制它們執行。第三國際便不是如此。它對於支部是處於一種統治的地位，一切的議決案都得由各支部嚴格的執行，否則支部便失去了支部的資格。第三國際的最高機關——與第二國際相同——是每二年舉行一次的國際代表大會。國際代表大會的職務主要者有三種。第一是選舉第三國際的執行機關；第二是審查共產主義的理論、政策與組織；第三是解決黨內一切重要糾紛。參加大會的人都是各國共產黨的代表或其他與共產黨有關係的機關的代表。各國黨代表的人數由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會

規定；代表團的票數則由大會臨時決定，大約是以各國共產黨的勢力的大小為標準。

在國際代表大會休會期中，第三國際的最高統治機關是大會所產生的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大都是各主要國家及共產黨勢力最大的國家的共產黨的代表。大會選舉執行委員會時，各國的共產黨代表團都可以提出候選者，至於候選者是否當選那就完全是由大會取決，代表團決不能堅持候選者的當選。

根據共產黨的集權主義，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會對於各國的共產黨有統治與指揮的權力。各國共產黨對於執行委員會的命令須一律的遵守；它們的一切活動都得由執行委員會統治。執行委員會可以否決或修改各國共產黨大會和執行委員會的議決案，也可以否決它們的工作計畫；它可以開除各國黨員的黨籍，也可以開除各國共產黨整個的黨籍。反之，各國的共產黨的執行委員會，在一切的行動方面，必須對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會負責。它們必須隨時將它們一切活動報告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會，按期繳納黨費，並且在它們召集全國代表大會以前，必須取得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許可。復次，各國共產黨的

執行委員在沒有獲得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許可以前，決不能辭去執行委員的職務；因爲根據共產黨的組織原理，第三國際內的位置，是屬於整個的第三國際，決不是屬於各該位置的佔有者的本身。

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大約是每六個月開會一次。除了這種執行委員會會議以外，還有一種所謂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參加擴大會議的人，除了執行委員們本身以外，還有各國共產黨的代表，代表的人數，完全是由執行委員會規定。在過去的幾年中，參加擴大會議者大致有一二百人。擴大會議是一種建議與討論的機關，本身並沒有什麼權力，只能將它的議決案提交國際代表大會，作爲一種參考的資料。

在執行委員會停會期中，第三國際的一切事務是由執行委員會所選出的執行部處理。執行部設在莫斯科，部裏有三十個部員與十個候補部員，每兩星期開會一次。在執行部休會期中，一切部務由執行部所選出的政治書記部辦理，政治書記部有十一個部員，三個候補部員，他們常川駐在莫斯科，辦理第三國際的一切工作。政治書記部的工作分爲幾部。

第一部是國際工作部，由十一個部員共同負責；第二部是國際婦女部；第三部是國際組織部；第四部是情報與統計部；第五部是宣傳與煽惑部；第六部是遠東部；此外還有其他幾個小部。

現時的第三國際，不用說，完全是以俄國的共產黨為中心。在它的幾百萬黨員中間，大部份是俄國的共產黨員。俄國的共產黨，組織非常完備，經費已很充足。因為它在政治與經濟兩方面的勢力較之任何其他國家的共產黨都要雄厚些，所以它成了而且繼續的保持了第三國際領袖的資格和地位。

因為種種的困難，我們對於各國共產黨的黨員數目，不能得到精確的統計。大約除了俄國以外，以德國、捷克斯拉夫與法國的共產黨的勢力最為雄厚，不過近來中國共產黨的勢力似乎也在迅速的擴大。德國、捷克斯拉夫與法國的共產黨在政治經濟與社會方面都有很大的勢力，因此組織也很完備，尤其是在宣傳方面，它們的出版品有日刊、週刊、月刊以及各種小冊子。只就宣傳一方面而論，工作人員就有幾千。

歐洲方面除了上面所說的這三個國家以外，共產黨的勢力都不發達。例如西班牙、意大利、匈牙利、巴爾幹各國以及波羅的海沿海各國的共產黨都還是一種祕密的政黨，不能公開的活動。加以近來各國的政府對於共產黨已經在進一步的壓迫，所以後者的勢力日見減少。中歐各國的共產黨的情形也是一樣，因為社會主義黨的勢力很雄厚，它們不能有多大的活動與進展。奧大利、瑞士、荷蘭、丹麥、比利時的共產黨，黨員不過幾百，除了小規模的宣傳與煽惑工作以外，它們不能有什麼其他的活動。挪威與瑞典的共產黨員，人數比較多一點，可是現時他們也沒有什麼大的活動。最令共產黨失望的大約是英國。因為物質環境與精神環境的關係，共產黨在英國從來就沒有發達過；不獨不發展，而且黨員的人數反而一年一年的減少。一九二八年時的九千黨員，到了一九三〇年時已減少到了二千。除了歐洲以外，共產黨勢力最大的大約就是中國的共產黨。近數年來，中國的共產運動似乎是在一天一天的膨脹；至於它的實際的勢力如何，除了共產黨本身以外，大約沒有人能知道。除了中國以外，便是美國。美國的共產黨不稱為共產黨，稱為工人黨（Workers Party），黨員

有一萬二千人。

因爲各國的共產黨的勢力有大小的不同，並且各國的政治與經濟狀況也不同，所以各國共產黨的性質與活動也就不能一律。丹麥、奧地利、荷蘭、與比利時的共產黨的唯一活動只是文字與口頭的宣傳與煽惑。德國、法國、與捷克斯拉夫的共產黨的性質與活動也是不同，它們因爲成了正式的政黨，所以主要的活動不是文明與口頭的宣傳，而是實際的政治活動。英國的共產黨的主要工作是在各方面作秘密宣傳，在社會上引導反帝國主義的公開運動。波蘭、意大利、波羅的海沿海各國以及巴爾幹半島各國的共產黨，在性質與活動方面與帝俄時代的俄國共產黨完全一樣；它們的工作是組織秘密的團體，發行秘密刊物，暗中與工人聯絡，與指導民衆運動等事。其他各洲，亞洲、美洲與非洲的共產黨與歐洲大不相同，主要的工作是組織民族運動、農民運動以及反帝國主義運動。

第三國際團結各國共產黨的方法一共有三種：一個是宣傳，一個是紀律，一個是財力。第三國際的主要宣傳就是世界革命；因爲世界革命這種概念可以打破民族的界限與民

族的利害概念，所以它總是盡力的宣傳這一點，使各國的共產黨員能夠超出民族界限之外，把各國的國家當作一個整個的世界系統的一部份看待，同時把現時的國際形勢看作一種鬥爭的局面；所謂鬥爭，就是兩個勢力的鬥爭，一個是國際的無產階級的勢力，一個是國際資本階級的勢力。第三國際所發行的一些刊物大部份是關於國際政治與經濟的東西，各國的共產黨員，每人都得研究這一類的刊物，注意第三國際本身以及外界的種種發展，而且彼此還得互相批評彼此的活動。各國的共產黨員都得把蘇俄當作世界革命的先驅，世界革命的榜樣，使他們本身將來能夠照着這種榜樣在各自本國造成同樣的局面。

宣傳之外還加上種種的私人的接觸。莫斯科是第三國際的中心，因此成了世界各國的共產主義者，革命主義者，反帝國主義者，左傾的工會主義者以及政治方面和社會方面的一切的急進主義者的聚會之地。各國共產黨的領袖都是不斷的跑到莫斯科來，有些是來開會的，有些是來向第三國際作報告的；還有些是來受共產主義訓練的。

第三國際的第二種手段是紀律。共產黨的紀律有史以來沒有其他的政黨可以趕得

上。紀律之一種就是每個黨員對於黨內一切消息必須保守絕對的祕密。在一般狀況之下，一個共產黨員決不會因為私人交情而洩露他黨內的任何消息。無論消息重要與否，它總不會從共產黨員的口中洩露出來。共產黨員之所以能夠如此遵守黨紀，原因也很簡單：他們平日所受的訓練便是這種遵守紀律的訓練。在他們的見解中，現時的世界是分爲兩部份：一部份是共產黨的世界，一部份是共產黨的仇敵的世界。除了共產黨本身以外，其餘的人都是共產黨的敵人；如果共產黨員在非共產黨外洩露黨內的消息，那便是將自己的消息露與敵人。在這種見解之下，共產黨員當然會守紀律。

共產黨員能守紀律，也不是每個黨員都能守紀律。在特殊狀況之下，破壞紀律的共產黨員也大有人在。第三國際對於這般不守紀律的黨員往往是運用黨紀來給以裁制。無論什麼黨員——領袖也罷，普通黨員也罷——除非不破壞紀律則已，如果破壞紀律，沒有一個能躲避第三國際的裁制。當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第三國際下的反對派的運動鬧得頂凶的時候，全世界的反對派的黨員差不多每人後背都有一個第三國際的暗探跟隨着。

反對派運動的結果托羅斯基一般領袖們都被開除。托羅斯基是第三國際的第一等領袖人物，他可以由第三國際開除，從這一點，我們便可以認識共產黨的紀律。除了開除黨籍以外，第三國際還有他種維持紀律的方法——如停止黨權一類的方法——不過開除黨籍是其中甚厲害的一種。

在財力方面第三國際較之其他任何國際都要充足些；至於它的財力充足到什麼程度，這一類的統計材料不易獲得，我們也無法調查。我們在這裏所能辦到的只是把四五年前的一兩個有關係的數目，拿來作我們的參考。根據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第三國際機關報國際通訊的登載，以美金計算，第三國際每年的開支約計七十萬元，其中有一半是用在宣傳方面。同時根據英國勞工年鑑所發表的統計，第二國際一九三〇年的總開支僅英金十萬鎊，約值美金四十八萬元。把這兩個有關係的數目對比一下，我們便知道第三國際的財力較之任何其他國際都要充足些——因為第二國際是第三國際以外的最大的國際。

(乙)第三國際統治下的赤色職工國際

在共產黨的見解中，一切的組織之中，最重要的是政治組織。經濟組織誠然也很重要，却還是不及政治組織之重要。所謂階級鬥爭，只是一種政治的鬥爭。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也只是一種政治的程序。社會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從組織政黨做起。所以現時各國共產黨員的主要責任就是在各自本國努力組織強有力的共產黨，使後者成爲領導社會革命的第一國際的基本組織。

不過政黨的黨員，數目有一定的限制，尤其是革命的共產黨。共產黨員之所以有一定的限制，因爲入黨以先，黨員必須經過嚴密的選擇，入黨以後，黨員又得遵守鐵的紀律，努力工作，冒危險，受犧牲。從另外一方面看來，共產黨如果要完成社會革命，又必須獲得勞工階級的多數的擁護，所謂多數，雖然不一定是全體勞工的多數，至少也是有組織的勞工的多數。第三國際這裏便遇到一種困難：共產黨本身既不能無限的擴充，同時爲完成社會革命起見又不能不獲得勞工階級的擁護。它解決這個困難的方法就是利用職工組合來組織

勞工階級。從革命的立場看來，職工組合有種種好處：第一、職工組合可以養成和促進勞工階級的階級意識；第二、在革命的運動中，職工組合可以供給大批的生力軍；第三、革命成功後，職工組合可以幫助共產黨組織生產事業。總之，在第三國際的眼光中，共產黨是一種主要政治勢力，職工組合是一種次要的政治勢力——即經濟勢力。

因為職工組合有上面這種種的用處，所以自從一九二一年以來，第三國際便命令各國的共產黨員，要他們特別的注意職工組合方面的工作。注意職工組合方面的工作，這句話包括下面這幾種意義：第一、共產黨員必須設法獲得職工組合的領袖權力；第二、共產黨員必須親身指導職工組合的一切運動；第三、共產黨員必須把職工組合造成共產主義運動中心之一；第四、共產黨員必須把使職工組合變成階級鬥爭的工具，使一般沒有信仰共產主義的工人漸漸的認識共產主義。第三國際統治下的赤色職工國際（Red International of Labor Unions）成立的目的，便在聯絡並促進各國的共產主義的職工組合運動，使後者成爲第三國際的一種基本勢力。

第三國際的原來的計畫，本是要用種種方法，侵入第二國際系統下的職工國際，把職工國際下的各國會員——總工會——一個一個的從改良主義職工組合化爲共產主義派的職工組合，使共產黨員獲得各國職工組合的領袖權。把各國的總工會佔領以後，然後進一步的聯合各國的工團主義派的職工組合以及其他革命的職工組合，在共產黨指導之下，組織一個大規模的赤色職工國際來促進國際間的革命的勞工運動。不料自從赤色職工國際成立以來，在活動上屢次都遭受打擊。所謂改良主義派的職工組合——即職工國際統治下的職工組合——不久把他們會裏的共產主義分子一個一個的開除。同時各國的職工組合總會——即總工會——以及各種國際勞動書記部也組織了一種反共運動，不許共產派的職工組合充當他們的會員。工團主義者的態度也是一樣：既不願意受共產黨的指揮，更不願意加入赤色職工國際。其結果，赤色職工國際的會員，除了俄國的全國總工會外，其餘完全是一些零零碎碎的團體；有些是職工組合，有些是工業組合，有些是地方工會，有些是小規模的左傾團體；最後還有一些是各國左派工會所組織的國際宣傳機

關以及所謂國際勞動書記部。

赤色職工國際的組織與第三國際差不多相同。最高的機關是國際代表大會；代表大會之下，有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之下，有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下面有一個秘書處。代表大會的權利很大；它不獨有決定赤色職工國際的大政方針的權利，並且它所統治的各國工會的一切行動也是由它決定。在代表大會休會期中，會務由中央委員會負責；在執行委員會休會期中，會務由執行委員會和秘書處負責。赤色職工國際的總會設在莫斯科；會內工作，分爲組織、宣傳、情報、統計、翻譯、圖書與編譯各部。

因爲赤色職工國際是第三國際所統治的機關，所以它的一切政策都是由第三國際代爲決定。第三國際的國際代表大會中，每次都有一部份關於赤色職工國際的討論。等代表大會閉幕以後，第三國際便把大會關於赤色職工國際的一切議決案交與後者，由後者召集國際代表大會接收以後，再交與中央委員會執行。在名義上，赤色職工國際的政策是由它本身決定；其實它的政策，至少是主要政策，都是由第三國際代爲決定。

赤色職工國際的性質與地位既然是如此，所以它的目的當然也與第三國際相同；其不同者只在方法一點而已。第三國際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政治機關，它的方法是以政治為主。赤色職工國際則不然，它不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政治機關，而是後者的經濟機關，它的方法不在政治而在經濟。在經濟方面，各國職工組合的目前任務大都是勞工生活的改善，所以赤色職工國際為統治和操縱它的會員起見，所以不能不注意改善勞工生活這一點。其結果，它日常所採用的方法與社會主義派的職工國際的方法大都一樣，即運用職工組合的一般的方法——如團體契約、罷工、糾葛與怠工一類的事——來逐漸改善勞工們的物質狀況。

可是這並不是說赤色職工國際與社會主義派的職工國際是一樣的東西。二者在方法方面雖然相同，然而在原則上却有一個基本的分別。這個基本分別，就是社會主義派的方法是勞工生活的改善，目的也是勞工生活的改善；赤色職工國際的方法雖然是勞工生活的改善，目的却在社會革命。因為二者的目的不同，所以二者的策略也因之而異。社會主

義派職工國際改善勞工生活的策略是和平交涉，赤色職工國際改善勞工生活的策略是爭鬥。社會主義派職工國際把勞資間的團體契約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赤色職工國際却把它當作一種暫時的休戰工具，有了這種工具，勞工們可以擴大自己的勢力，作未來的鬥爭的準備。因為赤色職工國際只把團體契約當作暫時工具之一種，所以它決不贊成勞資間訂立長期的契約，因為長期的契約足以消磨勞工們的爭鬥精神。因為同樣的原因，它對於強制仲裁，勞資合股，以及其他促進工業和平的種種制度，都抱着一種反對的態度，主張以階級仇恨與階級鬥爭等宣傳來促進勞工們的鬥爭意志為能力。赤色職工國際的信仰既然如此，所以它在各國的職工組合運動方面總是主張急進的行動。同是一樣的糾紛，它所提出的要求總是比較社會主義派的職工國際所提出的要求激烈得多，因此它的目的便在利用種種機會來促進勞資糾紛的尖銳化。

兩方面的性質既然如此不同，所以每次的勞資糾紛，都容易引起共產主義派與社會主義派的勞工領袖們的衝突。在共產主義派的意見中，社會主義派的勞工領袖已經漸漸

先將了鬥爭的意志，變成了勞工運動的障礙物；所以共產主義者的任務，就是要把這般破壞勞工利益、與資本家實行妥協的分子一律的逐出職工組合之外。在勞資的衝突中，共產主義者認為唯一的正當的態度，就是促進衝突的程度，因為衝突的程度愈擴大，勞工們反對資本家與社會主義者的意志與能力便愈堅固。凡是革命的職工組合都應當把勞資衝突當作兩種東西看待：第一，勞資衝突是勞工與資本的衝突，第二，勞資衝突是勞工與社會主義者的衝突。每次衝突發生時，勞工們應當組織一種特殊的鬥爭委員會，使從事鬥爭的勞工們能脫離社會主義者的指揮，由共產主義者一手操縱。

這種反社會主義的態度，在第三國際開始成立時，並不存在。第三國際原來的計劃是在資本主義沒有打倒以前，國際勞工運動應當有一個統一的戰線，換言之，在資本主義沒有倒塌以前，共產主義派對於社會主義派的職工組合不應反對，應當聯絡。聯絡成功以後，然後進一步的設法使共產主義者潛入社會主義派的職工組合，慢慢的奪取後者統治權。不料這種政策沒有成功，社會主義派的職工組合不願與他們聯絡。因此自從一九二八年

以後，赤色職工組合便放棄了原有的聯絡政策，專心從組織細胞入手，以期最後能夠獲得社會主義派的職工組合的統治權。社會主義派職工組合勢力愈大，這種細胞組織便愈重要。至於在一般沒有職工組合或職工組合勢力不大的地方，那麼，赤色職工國際的任務便不是在現存社會主義派的職工組合中組織細胞，而是開始組織共產主義派的職工組合。

赤色職工國際在各國所統治的職工組合大都是些祕密的團體，所以要調查它的會員的多少實際上是一種很困難的事。自從它成立以來，雖然它曾經對於會員的統計作過幾次報告，可是這種報告也不一定很正確。根據它最近的統計，它的會員一共有五十個國家，一千七百萬工人。這一千七百萬工人大約可以分爲三種：第一是正式的會員，第二是同情，可是因爲政治關係不能正式加入的會員，第三是社會主義派職工組合中的左傾分子。不過在名義上，它的會員雖然有五十個國家，其實會員的主體大都是俄國本國的工人；除了俄國以外，會員較多者只有法國捷克斯拉夫與遠東三處。在其餘的四十多個國家中，每個國家縱然有幾個會員，然而他們的勢力很小，對於赤色職工國際沒有多大的幫助。

關於勢力這一點，赤色職工國際與社會主義派的職工國際似乎有點不同。社會主義派的職工國際的會員數目雖然與赤色職工國際的會員的數目相差不遠，可是前者的團結遠不如後者之堅固。以人數論，這兩個國際的勢力可以說是相等；以團結力而論，赤色職工國際似乎略勝一籌。

(丙)第三國際統治下的其他國際組織

共產主義的國際政治組織是第三國際；它的國際勞工組織是赤色職工國際。除了這兩個國際組織以外，共產主義還有其他幾個小規模的國際組織。在這幾個小規模的國際組織之中，最重要的便是國際農民協會 (International Peasants' Council)。國際農民協會成立於一九二三年，它的目的在聯合各國的農民參加社會革命。爲達到這個目的起見，第三國際爲各國的共產黨員規定了下面這幾種任務：(一)參加各國的農民運動；(二)鼓勵各國農民從事土地分配，反對土地捐稅的運動；(三)在殖民地國家激起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四)在可能的範圍以內，促進農民方面的階級鬥爭；(五)組織農民黨，領導農民的政

治運動，共產黨員從事農民運動的方法與他們從事勞工運動的方法相同，在農民的組織中組織共產細胞，然後以細胞為中心，慢慢的奪取農民組織的統治權；奪得農民組織的統治權以後，再進一步的使它加入國際農民協會。

直到現時為止，國際農民協會的勢力還沒有十分發展；它的會員只是少數幾個國家的勢力很小的農民黨。在組織方面，它與第三國際或赤色職工國際都差不多。最高機關為國際代表大會，代表大會之下有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之下有常務委員會以及秘書處。總會設在莫斯科，會內附設了一個農民學院，專門研究一切主要的農業問題。

第三國際的革命策略有一點很特別的，就是注意婦女方面的革命工作；這裏所謂婦女，當然是指農工階級的婦女而言。第三國際之所以注意這一點，因為它認為在革命的過程中，婦女們負有一種特別的使命。列寧從前曾經說過：除非農工階級的婦女參加，無產階級的革命決不能夠成功。復次，無產階級的革命不獨是在革命過程中需要婦女的援助，而且在革命成功後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婦女們的合作也是同等的重要。既然如此，所以

共產黨員在革命運動中必須在婦女方面工作，使她們成爲社會革命中的戰鬥員的一部份。爲達到這個目的起見，共產黨員在工廠、職工組合、勞工黨、農民協會以及一切的組織中的共產細胞裏面，必須指定一種專員，專辦婦女工作。同時每個國家的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也須設立一個婦女部，辦理全國的婦女工作。爲聯合各國共產主義的婦女運動起見，第三國際在莫斯科設立了一個國際婦女書記部（International Women's Secretariat）。這個書記部的工作——除了促進國際共產主義的婦女運動這個大題目外——有召集國際婦女代表大會，出版婦女問題刊物，與指導並聯絡各國共產主義婦女組織等等活動。國際婦女書記部雖然是一個國際的組織，其實它的會員大部份都是俄國的婦女；除了俄國以外，遠東各國還有少數會員，因此它特別的設立了一個所謂遠東婦女部。因爲成立不久，它在國際婦女界的勢力並沒有十分發達，除了每年三月八日在暗中組織婦女示威運動外，在國際上我們還看不見它的其他活動。

第三國際，除了勞工、農民與婦女外，最注意的便是各國的青年運動。爲使各國的青年

運動加入共產主義的革命運動起見，它組織了一個共產主義青年國際（Communist Youth International）；這個國際的會員都是十四歲以上、二十歲以下的青年男女。它的組織又是與第三國際本身一樣。最小的組織是工農與其他方面的共產主義青年細胞，細胞以上是各區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各區的共產主義青年團以上有各國的共產主義青年團，統治各國的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總機關便是這個共產主義青年國際。根據現時各國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大都一律是由各國的共產黨指揮，不過前者的地位與後者相等，二者都是第三國際的會員，二者都是由第三國際指揮與統治；二者在行動上也是同樣的對第三國際負責。

共產主義青年國際的主要目的是將勞工階級的青年男女組織起來，為共產黨造成一個準備軍；準備軍的職務是研究共產主義的學理，並實用宣傳、煽惑與政治運動種種方法。質言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以共產黨準備軍的資格——有下面這四種主要工作：（一）軍事訓練；（二）在軍隊中組織細胞，破壞軍紀；（三）反對宗教，在青年方面領導反

宗教運動；(四)排斥一切其他青年組織——如社會主義青年團，國家主義青年團之類——使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爲社會上的唯一青年組織。

共產黨在青年方面的組織不僅是一個青年國際。爲徹底的使青年共產化起見，第三國際還在青年國際的指導之下附設了一個所謂國際兒童團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Bureau)，使十四歲以下的兒童都受共產主義的洗禮，爲共產主義革命作準備。國際兒童團的分會是由各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指導下的兒童團。後者的工作：第一是在學校方面組織共產細胞；第二是參加反對童工運動；第三參加反對宗教運動；第四是參加反對戰爭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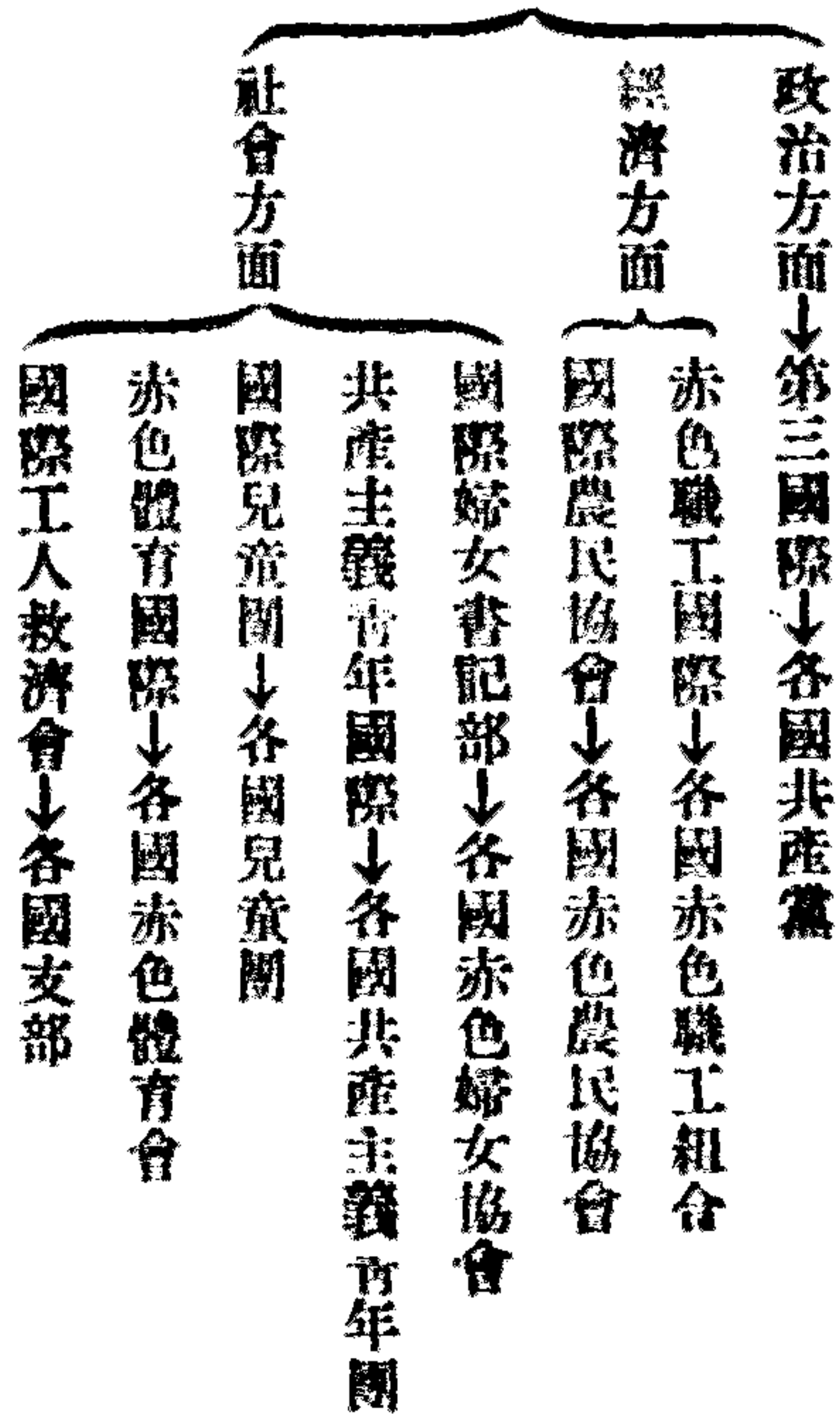
第三國際下的國際組織還有一個性質與青年國際相似的是赤色體育國際 (Red Sports International)。共產黨的意見，工人們如果要實行革命，那麼，他們就必須有健強的身體，因此第三國際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資格有促進工人的體育的必要，它之所以組成赤色體育國際，原因就在這一點。不過在實際上，這個國際的主要工作不是積極的提倡工人體育，而是宣傳共產主義。它的會員——即各國赤色體育會——現時的活動最

重要者約有三種：第一是使各國的農工階級的青年脫離所謂資產階級或社會主義派的體育組織；第二是聯絡各國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在軍隊中宣傳革命；第三是參加軍事訓練準備充當未來共產革命的先鋒。

第三國際系統下最後一個組織就是國際工人救濟會 (International Worker's Relief)。這個機關成立於一九二一年，它本來的目的只是在救濟當時俄國的災民，不過後來因為種種原因，它變成了一個永久的組織，目的在救濟各國的工人。一九二三年的德國工人以及一九二六年的中國工人，都曾經受過它的援助。在名義上，國際工人救濟會本是一個非政治性質的組織，可是在實際上它確是第三國際的一個附屬品，一個重要的宣傳員，所以各國的共產黨對於它都很重視，把它當作一個很好的宣傳主義的媒介物。

第三國際的組織，大致便是如此。現在我們可以把它系統內的幾個組織造成下面這個表解。把這個表解和本書第二章的第二國際系統組織的表解對照一過，我們便知道二者在組織上不獨是相同而且也是針鋒相對。

第三國際系統下的國際組織



第三國際的組織雖然很完備，團結雖然相當的堅固，可是它自從成立以來，在工作方面也時常遇見許多的困難，這些困難，有些是從組織方面發生的，有些是從民族差別方面發生的，還有些是從總部與各國支部的關係方面發生的。把這種種不同的困難綜合起來，我們便可以發現一個根本的困難，這個困難就是：第三國際對於每個共產黨員的希望過大，後者的能力有限不能處處地方滿足第三國際的希望。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如果

他要滿足第三國際的希望——必須同時做幾種工作：第一他得組織共產細胞；第二他得加入職工組合；第三他得加入合作社；第四他得加入工廠委員會；第五他得加入工人自衛隊；第六他得加入其他的所謂革命團體。復次，一個共產黨員的工作並不止於加入種種團體而已，加入以後，他還得努力的活動——研究各種團體的問題，宣傳共產主義並領導一切活動。誠然，共產黨員進行他的工作時，並不須用什麼思想，他只須照着上級機關的命令做去便可了結他的職務。不過費思想的工作雖然很少，可是工作本身過於繁衆，要想把件件工作都能滿意，事實上却是十分困難。

在這一點上，不獨是單獨的共產黨員感覺困難，就是整個的共產黨也是一樣。我們在前面曾經說過，各國的共產黨有許多的工作：對內，它必須指揮國內的一切共產運動；對外，它必須向第三國際做報告，參加會議並解決一切重要問題。其結果它的工作也和每個黨員的工作一樣，不能件件使第三國際滿意；不是忽略了職工組合方面的工作，便是忽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工作；不是對第三國際所提出的報告不大詳盡，便是開國際大會時因

爲沒有充分準備以致不能盡量的參加討論。

各國的共產黨如此，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會也是一樣，也是感覺工作太多，不能件件使它自己滿意；因爲第三國際的工作極多，專門人才很少，在它的一般領袖們中，並不是個個都是馬克思主義的第一流學者，其結果，第三國際在指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工作方面，常常感覺困難，不是對於時局的觀察錯誤，便是政策的行不通。

第三國際內部的問題不只工作困難一點。除了工作困難外，還有一個同等重要的問題：即各國共產黨組織之不穩固。各國共產黨組織之不穩固乃是一種當然的事。以歐洲的共產黨而論，它們的工作範圍第一是國會。現時各國國會中的共產黨員的唯一策略是批評與破壞，質言之，即根據勞工階級的利益來反對各種議案，攻擊各國政府的外交政策。當每次政潮發生時，一般左傾的人們都願意加入共產黨以期實現他們的主張；可是等政潮一經平息，他們便隨時脫離共產黨，回到各自原有的團體裏面去。其結果，除了俄國以外，各國的共產黨的組織，從來就沒有穩定過，一會兒黨員很多，一會兒黨員很少。在這種狀況之

下，共產黨在工作方面當然要感覺困難。

共產黨的第二個工作範圍，不用說，是職工組合。各國的共產黨員對於職工組合方面的工作，本來就沒有他們對於政治工作那樣熱心。因為他們對於這方面的工作不熱心，所以工作的時候也不大十分切實。他們主持職工組合運動時，往往過於注重革命的大前提，忽略了工人們的目前需要。換言之，他們只知道對雇主們提出種種苛刻的要求，而不管這些要求是否能夠實現。他們只知道組織罷工，而不管罷工是否能夠勝利。其結果，在他們所操縱的職工組合方面，工作狀況不獨不易改良，工人們反要因為要求工作狀況之改良而受種種經濟方面的損失。所以自從一九二八年以後，第三國際對於職工組合運動方面的策略有一種重要的改變：它時時刻刻提醒它們黨員，要他們特別注意各國工人的目前需要，不得輕易組織罷工或其他過激的革命運動。警告自警告，行動自行動。各國的共產黨員在職工組合運動方面的工作還是一仍舊貫，所以在歐洲各國的勞工運動中，共產黨的勢力始終不能有多大的發展。

第三國際的第三個問題是它本身與各國共產黨的關係問題。第三國際這個東西——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是一種國際主義的組織。在理論上，凡是加入它的人都應當能打破民族利益的範圍，為國際利益而工作。可是事實並不完全是如此。因為各國的政治狀況與經濟狀況不同，所以各國的共產黨往往是偏重各自本國的問題而忽略了國際利益這一點。第三國際內部之所以發生這個問題，還有一個原因，即俄國共產黨之操縱第三國際。俄國共產黨在學理上雖然信仰馬克思，可是他們對於他們本國的列寧，似乎是更加信仰，更加尊重。至於說到實際問題，那麼，列寧的地位，較之馬克思那就更是重要，處處地方，他們都是以列寧主義為根據。並且第三國際自從成立以來，都是以俄國共產黨為中心；在組織與工作兩方面，俄國共產黨總是以全世界的共產黨的模範自居。第三國際的一切政策與策略大都是由俄國共產黨決定。每次的國際代表大會中，主持大會的是俄國共產黨，製造學說的是俄國共產黨，領袖討論的也是俄國共產黨。大會閉幕以後，第三國際的最高機關是執行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中，雖然有其他各國的共產黨員，可是歷年以來，俄國共產

黨總是佔委員會中之多數。在這種狀況之中，各國的共產黨，對於第三國際大都不是十分滿意，因為對於第三國際不滿意而走入了民族利益的範圍，這當然是意中的事。

最後，第三國際的問題還不僅僅有上面所說的這三點。第三國際它本身的組織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在前面曾經說過，第三國際的基本原則是把它自己造成一個統一的國際組織，在這種組織之內，黨員們既不應分黨，也不應分派。可是事實却不是如此。它的內部不獨有黨，並且還有派。這種黨派之所以形成，大約有三種主要的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各國共產黨當局的領袖們對於鐵的黨紀的維持，有些過於嚴厲。各國共產黨的黨員對於上級黨部這種鐵面無私的制裁，多少都是抱着一種反抗的態度。等這種反抗態度發達到了某種程度時，反對黨或反對派便應時而產生。第二個原因是民主集權主義的名實不符。根據民主集權主義的原則，在某種政策或某種策略沒有由上級黨部議決以前，黨員們有自由討論的權利；等黨員們自由討論得了結果以後，然後由上級黨部根據黨員們的討論的結果決定一種政策或策略。可是在事實上，這種原則並不存在，一切的問題都是由上級

黨部武斷的決定，一般的黨員們很少有討論或批評的權利或機會。在這種狀況下，共產黨要想達到黨內無黨派的局面，當然是不可能的事。第三個原因是共產黨的黨員很複雜：有農民，有工人，也有智識階級的分。他們的環境不同，思想不同，習慣也不同。把這些種種不同的人組成一個政黨，黨內當然有黨，當然有派。

我們在這很短的篇幅中，把第三國際的組織簡單的觀察了一個大概。在這種簡單的觀察中，我們認清第三國際在組織上與第二國際大致相同：組織的中心是領袖政治革命運動的第三國際；附帶在這個中心組織之下的有一些在勞工、農民、青年與婦女等等方面引導革命運動的種種國際組織。把它的組織認清了，我們要轉向研究它所主張的共產主義學說。

第二節 第三國際的共產主義學說

第三國際的共產主義學說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在共產主義者的意見中，馬克思主義這個東西並不是一種武斷的學說而是一種分析社會事實的方法；凡是馬克思主義

的信徒，都必須能實用這種方法來分析現代的社會實事。列寧之所以能成爲二十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的領袖，就是因爲他做到了這一點。列寧不獨能應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二十世紀的社會實事，並且還進一步的完成了馬克思主義；他完成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就是對於這種主義供獻了幾種新的學說，如帝國主義的分析等等。

共產主義的主要學說之一種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推翻與共產主義制度之建立。共產主義制度是什麼樣子，我們還沒有看見過真正的共產主義制度，事先不能預定；不過從馬克思與列寧等等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發現下面這幾個重要的原則。第一，共產主義的社會是一種沒有矛盾、只有調和的社會，所謂調和，主要的一點是個人有充分的自由而不至於與社會發生衝突。第二，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現時的一切的不平等的實事都不存在，所有的階級區別都要消滅。第三，在共產主義的社會中，勞動這個東西，不僅僅是維持生活的工具，而且也是生活的娛樂品。第四，在共產主義的社會中，一切的生產工具都是社會所有，私產制度完全消滅。第五，在共產主義的社會中，一切的經濟活動完全是按照一種有系統的計

盡進行，不受價格的操縱。第六，在共產主義的社會中，財富分配不是以所謂經濟勢力為基礎，而是根據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

共產主義者的目的雖然是建設這種社會，可是這種社會什麼時候才可以實現，他們並不知道。他們所知道的只是在這種共產主義社會沒有實現以前，人們還得經過一種過渡時代的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有幾種主要的區別。第一，在共產主義的社會中，社會的生產非常豐富，分配的方法，可以根據各取所需的原則；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因為舊的制度消滅不久，新的制度還沒有十分成熟，所以社會的生產不能十分豐富，生產既不十分豐富，分配的方法便不能根據各取所需，只能根據各取所值的原則。第二，在共產主義的社會中，私有財產決不存在，可是社會主義的社會便不然，因為種種原因——如國家能力的缺乏等等——私有財產和私有企業還是有一部份的存在。第三，因為財富的分配是各取所值而且私有財產仍然局部的存在，所以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對於不平等的事實還是不能一律剷除。

社會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的區別既然有如此的重大，所以在人們沒有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以前，必須有一種很長久的時期的準備。所謂準備就是為社會主義的社會培植一種健全的基礎，否則人們不獨不能由社會主義社會進入共產主義的社會，而且連社會主義社會本身也不能夠保持。換言之，共產主義者目前的任務還不是建設共產主義社會，而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復次，在社會主義社會沒有實現以前，人們也得經過一種過渡時代，即所謂國家資本主義時代。國家資本主義時代的主要工作只有一種，即在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之下，消滅資本主義制度，設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由此看來，我們便知道由資本主義達到共產主義，共產主義者認為必須經過兩個過渡時代，一個是由資本主義進入社會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過渡時代，一個是由國家資本主義進入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過渡時代。共產主義者現時的工作就是第一種過渡時代的造成，即推翻私有資本主義，設立國家資本主義。

那麼，資本主義社會怎樣推翻，國家資本主義社會怎樣建設呢？共產主義者對於這個

問題的答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他們秉承馬克思的遺教認爲現存的國家是現存階級鬥爭的一個產物。列寧在他的著作國家與革命 (State and Revolution) 書中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他說：『現存的國家只是階級仇恨的不能妥協的一種表示和產物。』自從有了國家以來，國家就是一個階級壓迫其他一個階級的工具。國家的主要特徵只有一點：政府的官吏本來是人民的公僕，可是在實際上，他們不獨不是人民的公僕，反而還變成了某一階級的私僕，換言之，即資產階級的工具，這種工具的職務，是站在保護和促進資產階級的利益立場上，來統治社會。這樣看來，我們便知道在共產主義者的見解中，世界上決不能有什麼自由國家或民衆的國家。有國家，人民便不能有自由；有國家，國家便是壓迫民衆的工具。所謂民主主義只是資產階級統治民衆的一種手腕；所謂多數政治只是資產階級利用它的私僕來統治民衆的一種政治。資產階級天天宣傳全民政治，可是事實上決不能有這種東西。因爲民主政治無論如何只是一種階級的政治，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便是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它決不能是全民的政治。

社會主義一經實現，國家這個東西便會漸漸的消滅。不過在社會主義沒有實現以前，資本主義消滅以後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時代中，國家還是存在。這時的國家是一種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這時無產階級的職務是利用國家的力量來將工業收回國家，消滅資產階級的反動，爲社會主義樹立堅固的基礎。無產階級應當認清的一點就是：建設社會主義，他們必需設立無產階級的國家，不能利用現存的資產階級的國家。因爲革命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一個新的階級決不能利用舊的工具來統治社會，必須把舊的工具打倒，另外建立一種新的工具。換言之，無產階級爲樹立社會主義的基礎起見，必須把現存的資產階級民主政府推翻，重新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民主政府，如同蘇俄現時的無產階級政府一樣。共產主義者雖然把蘇俄的無產階級政府當做各國未來的無產階級政府的榜樣，可是他們並不是要各國的共產黨完全效倣蘇俄。各國的政治狀況各有不同，無產階級政府的組織也不能完全一樣；不過無論它們在組織上有怎樣的^{不同}，下面這幾個基本的原則總得存在。第一，除了勞苦民衆或現時其他被壓迫的民衆以外，其他的人絕對的沒有選舉權

與被選舉權。第二，選舉制度必須以工作爲基礎，不得以居住時期爲基礎。第三，高級官吏不得受領高等薪俸，並且隨時可以由人民罷免。第四，立法、司法與行政完全統一，不分界限。第五，資產階級的武裝必須一律解除。第六，工業無產階級在政治上必須取得一種特別的領袖地位。根據這六條原則而組織的無產階級民主政府是一種無產階級專政的政府。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一）國家的權力完全的集中在無產階級的手裏，使無產階級由被統治階級變爲統治階級；（二）無產階級的一切行動都是以革命爲目的。

工業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之下雖然處於一種特別的領袖地位，可是他們的力量太小，決不能單獨的進行革命，因爲在現存的各工業中，他們在數目上還只是全國人口中的少數。因爲有這一點困難，所以在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之下，重要問題之一便是工業無產階級與農民的合作。在現時的人口，農民總是多數；他們在數目上雖然是多數，可是在革命的過程中，他們總不能夠獨當一面的獨立行動。農民之所以不能獨立行動，就是因爲他們不能團結；他們之所以不能團結，就是因爲他們本身已經又分成了三個小的階

級，即富農、中農與貧農三個階級。在這種狀況之下，農民不獨不能單獨的進行革命，並且他們是否贊成革命還是一個問題。他們可以加入無產階級的戰線從事革命，他們也可以加入資產階級的戰線，反對革命。以過去而論，農民採取的路徑大致都是第二路，即加入資產階級的戰線反對革命。一直到現在這個時候，多數的農民都還是在資產階級與地主的羽翼之下。無產階級要想聯合一般的富農，無論如何也不能達到目的。不過近來的各國的政治與經濟狀況已經有了新的發展。農業恐慌、軍國主義的發展以及戰爭的醞釀等等事件，似乎對於農民已經給與一種新的刺激，使他們的觀念發生一種政變。在這種狀況之下，無產階級雖然不能引誘他們加入革命戰線，至少也可以設法消滅他們與資產階級的關係。對於中農，無產階級可以給與相當的聯絡使他們採取一種中立的態度。對於貧農，無產階級可以用實利來引誘，使他們同情並參加革命運動。把中農與貧農聯絡成功以後，社會革命才可以完成，無產階級專政才可以穩固。

無產階級實行專政的時候，不獨是需要一個新的無產政府，並且同時也還需要一個

新的政黨，這個新的政黨就是共產黨。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中，它必須享有唯一的絕對的領袖權利，使它能順利的進行社會革命的工作。換言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共產黨專政，二者是不能分離的東西。這兩種東西之所以不能分離，因為階級與專政這兩者中間有一種特殊的關係。無論什麼階級——無產階級也在內——都是由種種不同的分子組織而成，他們的環境不能完全相同，思想也不能完全一樣。可是專政這個制度必須有統一的意志與統一的行動才能成功。所以階級專政如果要成功，那麼，一個強有力的政黨是一種必需的條件；所謂強有力的政黨就是掌有最高統治權的政黨，因為政黨必須掌有一種最高的統治權，它才能代表一個階級去實行專政。

階級專政——尤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工具之一種是暴力。暴力與專政又是不可分離的東西，因為如果要奪取另一階級的政權，那就非用暴力的革命不可。並且暴力的應用還不僅僅限於奪取政權這一點；政權奪來以後，無產階級還得利用暴力來剷除一切反無產階級的勢力。剷除這種勢力的方法，第一是用暴力來消滅資本家與地主，因為

資本家與地主存在一天，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便搖動一天。第二是用暴力來解除一般敵視無產階級的中農與貧農，使他們不能不接受革命的理論，不能不加入無產階級的戰線。革命這個東西與戰爭完全相同；二者都是殺死少數來克服多數。共產黨在執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中，必須用暴力來肅清一切反對革命進程和革命計畫的分子。反革命的勢力存在一天，暴力也得存在一天；一直要等一切反革命的勢力肅清，社會主義的基礎樹立穩固以後，暴力才能廢止。

共產黨秉承馬克思的遺教，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社會革命的一種必要手段；同時社會革命又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的一種必然結果。社會革命之所以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因為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中有種種的矛盾現象。第一種矛盾現象是：商品的生產，一方面是要滿足社會需要，一方面又是要滿足資本家獲利的慾望。第二種矛盾是：勞動力的價值與勞力產物的價值的差別。第三種矛盾是社會生產與私有財產的衝突。共產黨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矛盾現象很多。上面這三種只是其中最顯明者。自從有了

資本主義以來，經濟發展上便有了這種種的矛盾現象。經濟發展矛盾現象產生階級仇恨；階級仇恨產生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一經產生，資本主義便隨之而動搖；所以自從有了資本主義以來，它的基礎就不穩固。到了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的形式發生了改變，因此階級鬥爭的形式也發生了改變。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是一種金融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的特徵，第一是工業資本與銀行資本的結合；第二是獨占事業的勃興；第三是資本出口的增加，或國外投資的突進；第四是世界經濟命運之受少數財閥的統治。因為這種種的新發展，資本主義變成了帝國主義。所謂帝國主義，它並不是資本主義的什麼特別政策，只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裏面，支配世界經濟的一個是金融，一個是獨占。一九〇〇年與一九一四年之間，金融資本主義使世界經濟獲得了最高的發展，最高發展的結果，第一引起了第一次的世界大戰，第二引起了俄國的革命。第一種結果，表現一般的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一種恐慌的時期和衰敗時期；第二種結果使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獲得了一種穩固的基礎。

大戰以後的世界是兩種勢力相互衝突的世界，這兩種勢力，一種是帝國主義，一種是社會革命，二者的衝突必會繼續的進行。戰後的資本主義恐慌無論如何也不能消滅，因為獨占的金融資本主義的發展不獨不能消滅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並且還要擴大它原有的矛盾。它一方面消滅小資本家們的競爭，可是他方面却又引起了大資本家的對峙。它一方面增加了生產能力的發展，可是他方面又以提高物價的獨占市場種種方法來限制生產能力。它一方面促進國際資本的結合，組織國際的托辣斯或國際的卡特爾；可是他方面又以關稅壁壘種種方法來促進各國資本家的競爭。它一方面向殖民地投資，他方面又給殖民地以政治的壓迫。它一方面鼓吹國際和平，他方面又發展軍備。它一方面擴大生產，他方面又用種種方法來減少一般民衆的消費能力。因為上面這種種的矛盾與衝突，所以一九二四年時資本主義雖然一度的趨於穩定，可是一九二九年以後，他又進入了空前的恐慌。資本主義要想獲得永久的穩定，事實上是沒有可能，因為資產階級根本就不能，也不願，減少利潤，增加工資來擴大國內市場。國內市場不能擴大，只有向國外市場發展，可是每個

國家都要擴大國外市場，到了某種程度，資本主義還是不能免除經濟恐慌，因為國外市場有限，而各國資本主義生產的能力無窮，以有限的市場來應付無限的生產，自然不能不發生恐慌。

歐戰以後，因為生產技術的改良與發展——如電氣化、標準化與合理化——使各國的國民所得 (National Income) 大大增加。可是各國勞工階級的所得不但沒有增加，反而還減少了一點。勞工階級所得一經減少，他們的生活程度便隨之而低降；勞工階級生活程度的低降，就是表示他們被資本階級剝削的程度增加。資本家一方面要擴大生產，他方面又要減小勞工階級的消費能力，在這種場合之中，資本主義要想穩定，當然是不可能的事。

從另一方面看來，我們也可以看出資本主義不能穩定的原因。現時的世界政治與經濟中間一共包含了五種的主要衝突。第一是蘇俄與其他國家的衝突，即無產階級專政與帝國主義的衝突。這種政治的衝突同時也是經濟的衝突，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衝突。

第二是美國帝國主義與英國帝國主義的衝突。第三是德國與法國的重行衝突。第四是太平洋方面日美兩個帝國主義者的衝突。第五是全世界殖民地國家與全世界帝國主義國家的衝突。資本主義國家爲預防這種種衝突的爆發起見，已經在盡力的設法來維持一種所謂均衡。最近舉行的裁軍會議以及美國與國際聯盟的合作，都是帝國主義者尋求均衡的辦法。

可是資本主義一切的努力並不足以維持它所需要的平衡，因爲它內部的衝突一天一天的擴大，維持平衡是一種不可能的事。在不久的未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必會發生，那時戰爭的激烈，其程度還要遠遠的超過第一次的大戰以上。我們只須看看近年來航空事業與軍用化學的發展，我們便可以想像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進入了一種自殺的時代。

資本主義一天一天的趨於滅亡，世界革命却是一天一天的趨於成熟，不久的未來，我們便可以看見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一個一個的追隨蘇俄之後，變成社會主義的國家。共產黨雖然認爲資本主義不久即要滅亡，可是他們並不承認資本主義的滅亡是一

種簡單的序程。不久以前，人們以爲國際社會主義的革命，是各國無產階級在同一時期進行的革命。可是現在我們已經發現這是一種錯誤的見解，世界革命這個東西，決不是各國同時發生的革命，更不是很單純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反之，它却是一種極端複雜，極端曲折的革命。世界革命之所以如此複雜，因爲革命本身是資本主義的種種複雜的發展的一種結果。世界各國資本主義發展是一種曲折的發展，因此世界革命也是一種曲折的革命。資本主義在各國並不是同時發展；因爲發展的時期有遲早之不同，所以發展的程度也有高低之別；有些國家的資本主義已經成熟，有些國家的資本主義還在萌芽之中。資本主義在各國成熟的程度既不相同，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與性質也就因之而異。今天資本主義成熟的國家發生革命；明天資本主義尚在萌芽中的國家發生革命。極端工業化的國家可以發生革命，以農業爲主的殖民地國家也可以發生革命。因此，所謂世界革命並不僅僅是工業國家的單純的無產階級革命；除了工業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以外，世界革命還包括了許多其他的革命，如殖民地國家的民族革命等等都在世界革命範圍之內。誠然，工業

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實力，可是其他的革命，如殖民地國家的革命，也很重要，因為它們可以搖動帝國主義的基礎，促進它的滅亡。

這樣看來，我們便知道世界革命這個東西是一個很長的程序，不獨是一個很長的程序，而且也是一個很長的歷史時代。至於這個程序和時代有多長，換言之，世界革命要多少年才能完成，誰也不能預定。我們所知道的只是在它完成以前，有一個很長很長的經過，在這種經過中，全世界要發生各種不同的思想與相互衝突的制度。當無產階級在各國佔得勢力時，他們必會組織各種不同的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那時世界上有社會主義的國家，也有資本主義的國家，並且二者之間要不斷的發生戰爭或衝突。一直要等到所有的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獲得政權以後，他們才能聯合起來組織一個世界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為全世界建設社會主義的基礎。那個時候世界革命才算完成。

研究國際問題的參考書

現代國際問題	樊仲雲著	一册	四角
太平洋問題之解剖	葛綏成編	一册	八角
最近十年世界大勢	林希謙編	一册	五角
國際小史	小川均著 洪盛譯	一册	二角
現代五大強國	許士毅編	一册	三角
世界聯邦論	高魯著	一册	四角
廢戰計劃	法國戴猛著 高魯譯	一册	七角
戰後列國大勢與世界外交	張介石編	一册	五角
華盛頓會議小史	周守一著	一册	一元五角
近代世界殖民史略	王錫綸編譯	一册	一元二角
世界殖民地獨立運動之學編		一册	五角
近代世界外交史	張安世著	精裝二册	二元五角
國防與外交	謝彬著	一册	一元
戰後歐洲關稅政策	Outasia Dolle Doume著 精保時譯	精裝一册	二元

國際聯盟十年紀念章
國際聯盟調查團報告書
國際聯盟調查團報告書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of
League of Nations

中華書局出版

國際叢書 中華書局 發行

現代外交與國際關係

王亞南著 一冊 六角半

本書共分三章：第一章緒論，總論現代外交之性質及其演進之大概輪廓，凡現代外交關係與過去外交關係之異同，特徵，均經詳細論列；第二章敘述大戰以前各國國際關係之消長，由結東拿破侖戰爭之維也納會議起，直至第二次大戰以前，國際關係之演進，其間所有各國國際關係之變遷，均扼要分述；第三章敘述大戰以後國際聯盟，國際聯盟之成立，其間對於國際聯盟，軍縮會議，關稅戰爭，反帝運動等之重要事件，詳加論究，定其旨歸。

世界殖民地獨立運動

董之學編 一冊 五角

本書用歷史的敘述法，說明殖民地之獨立運動，對於印度、埃及、安南、朝鮮、臺灣、菲律賓、摩洛哥、敘利亞等之獨立運動，紀載尤為詳盡。關於各殖民地之經濟社會背景及政治經濟之敘述，使讀者更能瞭解獨立運動中之重要因果。編者更根據政治經濟的分析，指出殖民地獨立運動之正確出路。

蘇俄五年計劃概論

周憲文編 一冊 五角

本書所討論的中心問題，是（一）蘇俄五年計劃有何理論的根據；（二）蘇俄何以要這五年計劃；（三）蘇俄五年計劃的內容如何；（四）蘇俄五年計劃何以會成功；（五）五年計劃成功後蘇俄的情形怎樣。著者純以客觀的態度，自理論以至實際，把整個的五年計劃，赤裸裸的介紹出來。一般人懷疑蘇俄究竟是世界樂園，還是人間地獄，讀本書後，對於這現在世界上的一個「秘密」——蘇俄的真相，可以瞭然。

蘇俄經濟生活

劉炳黎·趙 演編譯 一冊 一元

本書根據柯爾文·胡佛 Colvin·B. Hoover 原著，The Economic Life of Soviet Russia 編譯而成。全書就蘇俄政治、經濟、社會的範疇，論及其經濟生活，見解深刻，取材詳備。譯者以生動之文筆，公允之立場，描寫事實，極感興趣。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印刷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發行

國際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全二冊)

◎定價銀三百五分



著

發行

印刷

表

卓

司

路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

局

5
1148001

標商冊註

